



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

宣化老和尚講述
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 卷七

◎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講述於

美國加州三藩市佛教講堂

開經偈

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

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

阿難！汝問攝心，我今先說入三摩地修學妙門；求菩薩道，要先持此四種律儀。皎如冰霜，自不能生一切枝葉；心三口四，生必無因。阿難！如是四事若不遺失，心尚不緣色香味觸，一切魔事云何發生？

「阿難」哪！「汝問攝心，我今先說入三摩地修學妙門」：你問我攝心的法門，我現在先給你說入定的這個修行的妙法門。這個妙的法門，就是這個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的耳根圓通法門。「求菩薩道，要先持此四種律儀」：你想修行成菩薩道，你首先要修行這四種的律儀，就是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。這個不邪淫，不單身不淫，心也不要淫，所以才能出塵勞；你若是淫心不除的話，塵不可出。殺生也是這樣子，偷盜也是這樣子，妄語也是這樣子；這四種的律儀，是最要緊的。

「皎如冰霜，自不能生一切枝葉」：如果你冰清玉潔，好像像霜似地那麼潔白，沒有一點的瑕疵，沒有一點的黑點；自然就不會生出一切的枝葉，自然就得到根本了。

「心三，口四，生必無因」：你那個心三惡貪、瞋、癡也不會生；口四惡綺語、妄

言、惡口、兩舌也都不會發生的：它沒有因緣可以生得出來。因為你持戒，修這四種清淨明誨修得真了，它沒有因，沒有種子。

「阿難」！「如是四事若不遺失」：像前邊所講殺、盜、姪、妄，這四種的清淨明誨你若不會把它遺失丟了，「心尚不緣色、香、味、觸，一切魔事云何發生」：你心裏尚且都不攀緣這色、香、味、觸，一切塵的境界了，你這個魔事就自然也就沒有了。你既然沒有攀緣心了，怎麼又會發生魔事呢？

若有宿習不能滅除，汝教是人一心誦我佛頂光明摩訶薩怛哆般怛囉無上神咒；斯是如來無見頂相無為心佛從頂發輝，坐寶蓮華所說神咒。

「若有宿習不能滅除」：假設這個眾生在前生或者有不好的習氣不能滅除。宿習，就是前生這種習慣，這種性情。「汝教是人一心誦我佛頂光明摩訶薩怛哆般怛囉無上神咒」：你要教這個人一心誦我佛頂光明的大白傘蓋無上神咒。

這個重要就在這個「一心」，你不要有兩個心。你不要一個心念這個咒，一個心：

「哎！這個咒有什麼用呢？我也不懂嘛！這個咒南無南無，都不知南無個什麼東西呢？」這自己一邊念咒，一邊「南無」，一邊不想「南無」；一邊不想「南無」，一邊又「南無」。這就是一邊信一邊又不信，裏邊那一個人，弄出來兩個心。一個心就說：「喔！這或者是有點功效」；一個心就說：「唉！我都不懂這個，念它幹什麼？」就怕這樣子。這要一心，就沒有兩個心。

摩訶，就是大；薩怛哆般怛囉，就是白傘蓋；這是個大白傘蓋。你一念這個「薩怛哆般怛囉」，這虛空裏頭，在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大白傘蓋；這個傘蓋，看你的功夫。你的功夫若大，若高，你一念這個傘蓋，甚至於幾千里地以內人都無災無難了；你這功夫若小，那麼在你自己的頭上，也保護著你自己。你若有道德，是一個大德高僧，你這一念，甚至於這整個國家都得到好處，都沒有什麼災難了；就有災難，也大的災難就化小，小的災難就化沒有了。

我們這兒講楞嚴法會，還有這麼多人修習佛的密法，我相信整個美國都得到好處，不過他們不知道而已。我們現在對於他們，救他們的生命，他們還不知道怎麼活了？怎麼沒有死？他不知道的；無形中把他們生命都給救活了，他不知道是誰救的自己。我們也不想教他知道是誰救的。你看！所以這個就是也沒有一個施者，也沒有個受者，三輪體空；我們救人，也不需要叫這個人來 Thank you very much（向你道謝），這就是妙處！

「斯是如來無見頂相無為心佛從頂發輝，坐寶蓮華所說神咒」：這個〈楞嚴咒〉是如來的無見頂相，一般凡夫肉眼所看不見的無為心佛，從釋迦牟尼佛頭頂放十道百寶光明，坐寶蓮華上所說的這個神咒。「爾時世尊從肉髻中」，從那世尊頭上有個肉髻，「涌百寶光，光中湧出千葉寶蓮；有化如來坐寶華中，頂放十道百寶光明。一一光明，皆遍示現十恆河沙；金剛密跡，擎山持杵，遍虛空界。大眾仰觀，畏愛兼抱，求佛哀祐，一心聽佛；無見頂相放光如來，宣說神咒。」我念得很熟吧？不會忘記的。

現在你們能遇著這個神咒，這都是在前生有大善根；不然，遇著你也學不會，也背不出來的。所以我這回以這個〈楞嚴咒〉做一個正的題目來考試的。上次考試考上兩個，本來前天又應該考；我看看這些個人懶得不得了，也沒有讀，沒有能背得出，索性取消在前天的這考試；不過要等到十六號一起考的，誰考上就及格，考不上就不及格的。這我不是講笑話，這是真的，不能改變的，都要特別注意！

且汝宿世與摩登伽歷劫因緣，恩愛習氣非是一生及與一劫；我一宣揚，愛心永脫，成阿羅漢。彼尚姪女，無心修行；神力冥資，速證無學。云何汝等在會聲聞，求最上乘，決定成佛？譬如以塵揚於順風，有何艱險？

「且汝宿世與摩登伽歷劫因緣」：佛說，阿難！你前生和這個摩登伽女，你們兩個人這個因緣是很久了——做夫婦已經做過五百世。「恩愛習氣非是一生及與一劫」：所以兩個人恩愛相處的這種習氣很深的，不是一生一世的，也不是一劫的事情，就很長遠的。「我一宣揚，愛心永脫，成阿羅漢」：但是我一說這個〈楞嚴咒〉，這個摩登伽女和這個愛心就脫離開，她一開悟，就證到三果阿羅漢；那麼以後宣說圓通的時候，接著就得到四果阿羅漢。所以她這是很快地就證了四果，你阿難哪！現在還在一果上，還沒有進步！

「彼尚姪女，無心修行」：這個摩登伽女她尚且是個賣姪的妓女，她本來沒有心修行的。「神力冥資，速證無學」：可是這種神咒的力量在祕密中幫助她，她很快地就得到這四果阿羅漢。冥，就默默中，誰也不知道，就是很祕密的。資，就是幫助。

「云何汝等在會聲聞，求最上乘，決定成佛」：為什麼你這一般的在這個法會裏頭這一些個聲聞，你們想求這個最上的佛乘，決定要成佛，卻不可以呢？「譬如以塵揚於順風，有何艱險就好比順風把這個塵一揚，這個塵一定就會跟著風颳走了，又有什麼艱難呢？又有什麼危險呢？是沒有的。

若有末世欲坐道場，先持比丘清淨禁戒。要當選擇戒清淨者第一沙門以為其師；若其不遇真清淨僧，汝戒律儀必不成就。戒成已後，著新淨衣，然香閒居，誦此心佛

所說神咒一百八遍；然後結界，建立道場，求於十方現住國土無上如來放大悲光，來灌其頂。

「若有末世欲坐道場，先持比丘清淨禁戒」：在末法的時候想要或者建立廟，或者建立什麼塔，建立種種的道場，你先要受持比丘這種清淨的禁戒。你想要出家一定要先受戒，受了戒之後，才是比丘。「要當選擇戒清淨者第一沙門，以為其師」：你要受戒，你得要選擇一個戒律清淨的，在每一個國家他是第一個沙門，第一個高僧，以他做你自己的師父。戒律清淨，就是他嚴持戒律，一點都不犯戒律。「若其不遇真清淨僧，汝戒律儀必不成就」：如果你不遇真正清淨持戒的僧人，你在戒律這種的儀式裏邊，就不能成就了。

「戒成已後，著新淨衣，然香間居」：你受戒了之後，穿上從來沒穿過的新鮮衣服，在佛前燃上香，自己在那兒不要做其他的事情。「誦此心佛所說神咒一百八遍」：誦，就是念誦。念誦這個心佛所說神咒一百零八遍。怎麼叫「心佛」呢？因為這是無見頂相——這化佛所說的；那麼心佛所說的神咒，也就是「心咒」。

「然後結界，建立道場」：然後再結上界，建造一個壇。結界，就是東邊到什麼地方，西邊到什麼地方，南邊到什麼地方，北邊到什麼地方，就結上界限；在這個界線之內，天魔外道都不准它進來的，所以這個壇場就不會有魔事發生了。「求於十方現住國土無上如來放大悲光，來灌其頂」：請求十方現在住劫的國土中，這所有無上的佛放大慈悲光，來灌自己的頂。

阿難！如是末世清淨比丘，若比丘尼，白衣，檀越，心滅貪婬，持佛淨戒，於道場中發菩薩願；出入澡浴，六時行道。如是不寐，經三七日；我自現身至其人前，摩頂安慰，令其開悟。

「阿難」！「如是末世清淨比丘，若比丘尼，白衣，檀越，心滅貪婬，持佛淨戒」：若是這個末法的時候，這很清淨的男出家人、女出家人、或者居士、或者護法；他們的心裏沒有貪心、也沒有婬欲心，守持佛的淨戒。檀，是梵語，就是布施；越，就是超越生死；檀越就是護法三寶的人。「於道場中發菩薩願」：在這個道場裏邊就發菩薩願。菩薩願就是：眾生無邊誓願度、煩惱無盡誓願斷、法門無量誓願學、佛道無上誓願成。這叫「四弘誓願」，也就是菩薩願。

「出入澡浴，六時行道」：六時，就是在印度所分的晝三時、夜三時，這晝夜六時。在道場裏邊，發了菩薩願，然後就誦這個神咒——誦〈楞嚴咒〉。如果出去，再回來的時候，就要再沐浴清淨；在這三個禮拜，晝三時、夜三時都是不睡覺的，這樣

子六時行道。就是坐三個鐘頭，走三個鐘頭，坐三個鐘頭，走三個鐘頭。

「如是不寐，經三七日」：像這樣子也不睡覺，經三七二十一天。「我自現身至其人前，摩頂安慰，令其開悟」：我釋迦牟尼佛就自己現身到這個人的面前，我親手給他摩頂，安慰這個人，令他開悟得成聖果。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蒙如來無上悲誨，心已開悟，自知修證無學道成。末法修行，建立道場，云何結界合佛世尊清淨軌則？」

「阿難白佛言：世尊」：阿難聽佛說完之後，他想知道怎麼樣結界，怎麼樣建立道場，所以就請問佛了：世尊！「我蒙如來無上悲誨，心已開悟」：我承蒙如來無上大慈悲的教誨，我的心已經開悟了。「自知修證無學道成」：我自知修證這個四果阿羅漢以後的事情，我將來可以成就這個道業。

「末法修行，建立道場」：我雖然可以成就了，可是在將來末法的時候，人修行，他想建立一個道場。「云何結界，合佛世尊清淨軌則」：這個結界的方法要怎麼樣結，才能合乎佛世尊這種清淨的規矩呢？

佛告阿難：「若末世人願立道場，先取雪山大力白牛，食其山中肥膩香草；此牛唯飲雪山清水，其糞微細，可取其糞和合旃檀，以泥其地。若非雪山，其牛臭穢，不堪塗地；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已下，取其黃土，和上旃檀，沈水，蘇合，薰陸，鬱金，白膠，青木，零陵，甘松，及雞舌香。以此十種細羅為粉，合土成泥，以塗場地；方圓丈六，為八角壇。」

「佛告阿難」：釋迦牟尼佛聽見阿難請問結界的方法，怎麼樣才能合乎佛的軌則；那麼佛就告訴阿難。

「若末世人願立道場」：假如這個末法時候，這個人願立道場，「先取雪山大力白牛，食其山中肥膩香草」：先取雪山的大力白牛，餵牠吃雪山這個肥膩的香草。「此牛唯飲雪山清水，其糞微細」：這個牛只喝雪山的清水，牠的糞很微細的。「可取其糞和合旃檀，以泥其地」：那麼取這個大力白牛食過香草然後再屙的糞，再和旃檀香粉和到一起，來把這個地再塗抹上，就披盪這個地。

「若非雪山，其牛臭穢，不堪塗地」：假設不是雪山的牛，這個牛就臭穢不乾淨，它的糞也不堪塗這個地。「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已下，取其黃土」：應該另外選擇一塊平原，把這個地皮挖去五尺深，用五尺以下那個黃土。「和上旃檀，沈水，蘇合，薰陸，鬱金，白膠，青木，零陵，甘松，及雞舌香」：和上旃檀、沉水、蘇

合、薰陸、鬱金、白膠、青木、零陵、甘松、和雞舌香。以上這十種都是香名。

「以此十種細羅為粉，合土成泥，以塗場地」：把這十種香用籬篩成粉，合著土成這個泥，就披盪了這個壇場的地。「方圓丈六，為八角壇」：這個方圓要多大呢？要一丈六尺，做一個八角壇的樣子。

壇心置一金，銀，銅，木所造蓮華，華中安鉢；鉢中先盛八月露水，水中隨安所有華葉。取八圓鏡各安其方，圍繞華鉢；鏡外建立十六蓮華，十六香鑪間華鋪設。莊嚴香鑪，純燒沈水，無令見火。

「壇心置一金，銀，銅，木所造蓮華，華中安鉢」：在這個壇的中心，放置一個或者是金子，或者是銀子，或者銅，或者木頭所造的蓮華，在這華的中間又安上一個鉢。「鉢中先盛八月露水，水中隨安所有華葉」：在這個鉢的裏邊，要預備好了八月中所接的露水；在這個水裏邊，安放上所有的華葉。

「取八圓鏡各安其方，圍繞華鉢」：預備八個圓的鏡子，就安到八角壇的八方，在華鉢的外邊圍繞著這華鉢。「鏡外建立十六蓮華，十六香鑪間華鋪設」：在鏡子外邊，又造十六朵的蓮華，把十六個香鑪和這華互相間雜來擺好了它。「莊嚴香鑪，純燒沉水，無令見火」：又把這個香鑪也都莊嚴得很好看的，就單單燒這一種沉水香，這種香要在鑪裏邊燒，不要令鏡和華見著火。

取白牛乳置十六器，乳為煎餅；並諸砂糖，油餅，乳糜，蘇合，蜜薑，純酥，純蜜。於蓮華外，各各十六，繞圍華外；以奉諸佛，及大菩薩。每以食時，若在中夜；取蜜半升，用酥三合。壇前別安一小火鑪，以兜樓婆香煎取香水，沐浴其炭，然令猛熾；投是酥蜜於炎鑪內，燒令煙盡，享佛菩薩。

「取白牛乳置十六器，乳為煎餅；並諸砂糖，油餅，乳糜，蘇合，蜜薑，純酥，純蜜」：再又要用白牛所生的牛奶，放在十六個容器裏邊，用這個牛奶煎成麵餅；還有預備一些個砂糖，用油烙的油餅，用牛奶煲的粥、蘇合香，或者還有用蜜澄的糖薑，又用純牛油，純蜂蜜。

「於蓮華外，各各十六，繞圍華外」：在蓮華的外面，每一朵蓮華都有一份；所以每一朵都有一個，這統統也是十六個，在華的外邊圍繞著。「以奉諸佛及大菩薩」：這就表示來供佛和這一切的大菩薩。供養佛、供養僧、供養法。

「每以食時，若在中夜」：每逢白天在吃飯的時候要有，在晚間半夜的時候也要。

「取蜜半斤，用酥三合」：拿這個蜜糖半斤，用酥油三合。三合，就是也是一個份

量。

「壇前別安一小火鑪，以兜羅婆香煎取香水，沐浴其炭，然令猛熾」：在這個壇的前邊，另外再安放一個火鑪子，用這個兜羅婆香把它用水煎成香水；然後用這個香水把所用的炭先洗一洗，洗乾淨了它，令這個火燒得很旺的。

「投是酥蜜於炎鑪內，燒令煙盡，享佛菩薩」：把這個蜜和酥油丟在這個熱的爐子內，燒令煙沒有了；以這種的東西，就來供養佛和菩薩。這種的東西，在密宗裏頭多得很；密宗裏頭，專門用這種蜜和牛油來燒了供佛，這叫「胡摩」；不單燒這個，什麼值錢的東西，金銀財寶，都放到裏頭燒，就拿這個來供佛。

令其四外遍懸幡華，於壇室中，四壁敷設十方如來，及諸菩薩所有形像。應於當陽，張盧舍那，釋迦，彌勒，阿閼，彌陀；諸大變化觀音形像兼金剛藏，安其左右。帝釋梵王，烏芻瑟摩，並藍地迦，諸軍荼利，與毗俱胝，四天王等；頻那，夜伽，張於門側，左右安置。

「令其四外遍懸幡華」：使令這個壇的四周外邊，都懸上幡，懸上華。「於壇室中，四壁敷設十方如來，及諸菩薩所有形像」：在壇室裏邊，四面牆上就掛上十方如來的佛像，和各菩薩所有的形像。

「應於當陽，張盧舍那，釋迦，彌勒，阿閼，彌陀」：當陽是正位，就是面南背北。張，就掛著。盧舍那，是位佛的名字，此云「遍一切處」。彌勒菩薩，就是很肥的那個和尚。阿閼佛是東方的，又叫藥師佛；阿閼翻到中文，就叫「不動」。在東方本來相是屬動的，可是阿閼佛他不動；這是動中的不動，在動裏邊他不動。阿彌陀是梵語，翻到中文，又叫「無量光」，又叫「無量壽」；說他壽也無量，光也無量。應該在這個坐北朝南的地方，掛著盧舍那佛的佛像，釋迦牟尼佛的佛像，彌勒菩薩的佛像，阿閼佛的像，阿彌陀佛的像。

「諸大變化觀音形像兼金剛藏，安其左右」：又把觀世音菩薩的各種變化相，加上護法金剛，掛到壇裏邊，安在佛像的左右。前邊經文上不說過？觀音菩薩有一個頭、三個頭、五個頭、七個頭、九個頭、十一個頭，乃至於一百零八個頭；又有一隻手、三隻手、五隻手、七隻手、九隻手，乃至於一百零八手、千手、萬手、八萬四千手；有八萬四千個頭，八萬四千個手，又有八萬四千個眼睛，這就是觀音菩薩諸大變化相。金剛藏，這位也是護法金剛；不過在這個咒的裏邊的護法金剛比這位相貌還兇，人人一看見就害怕了。

「帝釋，梵王，烏芻瑟摩，並藍地迦，諸軍荼利，毗俱胝，四天王等」：藍地迦，就是青面的金剛，有青色的臉，這金剛也是護法。軍荼利，他這兒寫「軍荼利」；這意思是「解怨結」，也就是金剛的一個別名。毗俱胝，譯成「瞋目」，這也都是護法。又掛上天上的天主、大梵天王、火頭金剛，還有青面金剛，各個解怨結金剛，怒目金剛，和四大天王等的像。

「頻那，夜伽，張於門宅，左右安置」：頻那、夜伽，這都是個護法；護法可是護法，但是很不好看的。是什麼呢？頻那長得一個豬頭，所以人人一看見他，也就都恐怕，就是個豬頭使者。而這夜伽就是一個象鼻使者，他生了一個象鼻子。這兩個護法都很醜怪的，人人都不願意看，一看見就生恐懼心了；牠們特意變化這種的樣子，令人生恐懼心，就不敢作惡了。把頻那，夜伽的像貼到門上，一邊安上一張豬頭使者的像，一邊安上一張象鼻使者的像。

又取八鏡覆懸虛空，與壇場中所安之鏡方面相對，使其形影重重相涉。

「又取八鏡覆懸虛空」：又預備八面鏡子，把它掛到虛空裏頭。掛到虛空裏頭怎麼掛呢？就好像掛燈似的這麼掛。虛空怎麼能掛啊？就懸掛在那個房子裏邊的空間處；並不是真可以把鏡子懸到虛空，像個太陽似的在虛空裏。「與壇場中所安之鏡方面相對」：與壇裏邊所安這些個鏡，鏡和鏡這麼互相對著。也就好像你駕駛汽車，這兒有一個鏡，那兒又有一個鏡；在鏡子互相這麼一看，前邊後邊都可以看得見了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「使其形影重重相涉」：使令所有的形影，這個連著那個，那個連這個，重重無盡，沒有完的這個樣子。

於初七中，至誠頂禮十方如來，諸大菩薩，阿羅漢號；恆於六時誦咒圍壇，至心行道，一時常行一百八遍。第二七中，一向專心發菩薩願，心無間斷；我毗奈耶，先有願教。第三七中，於十二時一向持佛般怛囉咒；至第七日，十方如來一時出現鏡交光處，承佛摩頂。即於道場修三摩地，能令如是末世修學身心明淨，猶如瑠璃。

「於初七中，至誠頂禮十方如來，諸大菩薩，阿羅漢號」：在這第一個七裏邊，要至誠向這十方如來的佛像叩頭頂禮，和念這所有的一切大菩薩和阿羅漢的名號。「恆於六時誦咒圍壇，至心行道，一時常行一百八遍」：至心，就是沒有旁的心，什麼心都沒有了。常常就在這晝夜六時裏邊，繞壇誦持這個〈楞嚴神咒〉；專一其心來行道，每一個時候常常念咒一百八遍。

「第二七中」：在這第二個七裏邊，「一向專心發菩薩願，心無間斷」：還是要專一其心發這四弘誓願，這個心總也不停止。不停止什麼呢？不停止誦持〈楞嚴咒〉，

不停止發這四弘誓願。四弘誓願，還是像前邊說的：眾生無邊誓願度、煩惱無盡誓願斷、法門無上誓願學、佛道無上誓願成。「我毗奈耶，先有願教」：我所說的戒律裏邊，以前就有教過發願這種的行為。

「第三七中，於十二時一向持佛般怛囉咒」：在第三個七裏邊，於十二時中，持誦佛所說的〈悉怛多般怛囉〉這個〈楞嚴神咒〉。「至第七日，十方如來一時出現鏡交光處，承佛摩頂」：到第七天，這十方如來都在這個壇場鏡和鏡交光處同時出現，就得到十方佛的摩頂。

「即於道場修三摩地」：像上邊這樣子安排壇場，就能得到十方如來一時出現，給這個人摩頂，來加持這個人。就在這個道場修「反聞聞自性」這種的功夫，「能令如是末世修學身心明淨，猶如瑠璃」：可以使令像這樣子修行的末世人，身也明淨、心也明淨；身心都明淨，就像瑠璃那麼玲瓏透體，光明照耀的樣子。

阿難！若此比丘，本受戒師及同會中十比丘等，其中有一不清淨者；如是道場，多不成就。從三七後，端坐安居，經一百日；有利根者不起於座，得須陀洹；縱其身心聖果未成，決定自知成佛不謬。

「阿難」：你應該要知道，阿難！「若此比丘，本受戒師及同會中十比丘等，其中有一不清淨者」：假設修持這種〈楞嚴咒〉法的這個比丘，他以前所受戒的那個師父，以及和他同在一個法會的這十個比丘等，其中有一個持戒不清淨的。他持戒又犯戒：不殺生他也殺生，不偷盜他也偷盜，不邪淫他也邪淫，不妄語他又打妄語；專門打妄語，人家佛教不打妄語，他把那個「不」字去了，就剩一個「打妄語」。那麼「戒打妄語」，他把那個「戒」字也去了，就剩一個「打妄語」。

「如是道場，多不成就」：像這樣子的道場，你所修的功夫，所持的咒，就不會成就的。如果你修這個法修得不相應，說：「我也修了三個禮拜，釋迦牟尼佛和十方的佛也沒有給我摩頂，我也沒有看見；這釋迦牟尼佛大約也是打妄語吧？」不是的！這因為你自己不清淨，或者你自己受戒那個師父不清淨，或者你在同會一起修行的這十個人不清淨；因為有一個不清淨的，這種的境界就不能成就的，所以這是最要緊的。

「從三七後，端坐安居，經一百日」：安居，就是打坐，meditation。從二十一天以後，就在那兒端正地打坐；端坐安居多少日子啊？要經過一百天，也不去吃飯，也不去大小便利，也不去睡覺去，就是在這兒坐著，坐一百天。不是說像某一個人坐了兩個鐘頭：「喔！不得了了，我打坐坐了兩個鐘頭啊！」你看他以為出乎其類，

拔乎其粹了，喔！簡直這個世界就沒有了。其實這簡直的，和這個來一比較，真是小毛見大毛！

端坐，不是坐坐，這麼往東歪一歪，往西倒一倒，這不叫端坐；端坐是端然正坐，也不向前這麼彎彎腰，也不向後這麼靠一靠，也不左歪，也不右躺；要這樣子，這才叫「端坐」。安居，安然在這兒坐著；不是坐坐：「唉呀！腿很痛了，哎！受不了了！」安居，就是沒有一切的麻煩，沒有一切的困難；不是坐坐這個地方，又想起身，再不要把腿伸一伸囉！不是這樣子的。

「有利根者不起於座，得須陀洹」：這個根性來得利，就是非常地聰明，非常有善根這樣的人；若有這個利根的，他不起身，就在這兒坐著，坐了一百天，就可以證初果阿羅漢。你說，現在你連一天都沒坐過，就以為自己證了果了，這簡直真是笑話了！人家都坐一百天才可以證得初果。「縱其身心聖果未成，決定自知成佛不謬」：縱然他這個身心修得沒有得到真正的定力；可是他決定他自己，知道他自己將來一定成佛的，絕對沒有假的！

汝問道場建立，如是。

你問這個道場怎麼樣建立啊？就是這樣建立。

阿難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「自我出家，恃佛憍愛；求多聞故，未證無為。遭彼梵天邪術所禁，心雖明了，力不自由，賴遇文殊令我解脫；雖蒙如來佛頂神咒，冥獲其力，尚未親聞。惟願大慈，重為宣說；悲救此會諸修行輩，未及當來在輪迴者，承佛密音，身意解脫。」於時，會中一切大眾普皆作禮，佇聞如來祕密章句。

「阿難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阿難聽見釋迦牟尼佛這樣講，於是乎就又向佛頂禮足，對佛說了。「自我出家，恃佛憍愛；求多聞故，未證無為」：自從我出家到現在，我就倚仗著佛對我很疼愛；我就專門習學多聞，可是沒證得無為的聖果。他專門想勝過人：「你看，這一部經你背不出，我就可以背得出；那一部經你講不出，我也可以記得。」專門就想要在這個多聞上爭第一，得到一個第一。你說一得這第一怎麼樣啊？不錯！阿難是在多聞上得到第一了，可是沒能得到無學位，所以這也是個大損失。

「遭彼梵天邪術所禁，心雖明了，力不自由」：禁，就是迷了。我遭遇到這個〈先梵天咒〉，被這一種邪魔外道的邪魔法術把我就迷住了；這個身體已經迷了，心還有一點明白，可是不能得到自由。這就是心不十分明了，但是又好像不糊塗這個樣

子；雖然明了，就恍恍惚惚的樣子，又像睡著，又像醒著，又像喝醉酒，又像沒喝醉。所以喝醉酒的人你問他，等他酒醒了，什麼事情他有的記得，有的就忘了，這就叫「心雖明了」。有做夢的人，想要睡而沒睡，又做了夢，又好像知道，又好像不知道，這也叫「心雖明了」。

力不自由，就好像晚間睡覺遇著魔鬼，這魔鬼用他的魔術就把你魘魅住了；就是那個鳩槃荼鬼把你魘魅住了，你睜著眼睛，卻不會動彈。為什麼你不會動彈？就是那鬼的魔力。阿難也是這樣子，雖然心裏明白，可是不能自己願意怎麼樣子，不可以的。「賴遇文殊令我解脫」：這個時候，幸而仰賴佛飭文殊來救我，令我得到解脫了，才恢復我的自由。

「雖蒙如來佛頂神咒，冥獲其力，尚未親聞」：我雖然承蒙佛您用在佛頂上化佛所說的這個神咒，我無形中得到這個好處了，我就得到這個力量了；但是我還沒親耳聽見這個〈楞嚴咒〉怎麼樣念法呢！無形，就是在默默中，沒有什麼形象。文殊菩薩到那兒誦這個咒，並不是說念得很大聲；就這麼默念，這已經把阿難救了。

所以我們在佛前這兒念這個咒，大聲念可以的；若是到外邊，或者在其他任何的地方誦這個咒，只默念就可以了。默念就會有感應的，不要念這麼大的聲。你若在外邊念：「南無薩怛多蘇伽多耶.....」，人家說：「喔！這個人 crazy（瘋狂）！」是不是啊？你就不需要著相了，不需要令人來譏謗。他一說你 crazy，他是謗法，他還有罪過了。你不要說：「喔！那我叫他造罪造多一點！我再念大聲一點，讓他說多一點，叫他罪孽多，好墮地獄。」你若有這麼一個心，叫人造罪業墮地獄，那你就不要學佛法了。

學佛法的人，都是可憐人，慈悲人；我寧可自己下地獄，我無論如何都不叫旁人去下地獄。要這樣子，要有這種的心；你不要說：「喔！那他謗毀我，叫他墮地獄最好了！我和誰如果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情，我就到他那兒念〈楞嚴咒〉；他一謗毀我，他就墮地獄了！」你有這個心，那趕快就不要念，趕快就不要學佛法！為什麼呢？學佛法的人，不要瞋恨人，不要妒忌人，不要障礙人，不可以有這一種的自私心。不可以說：「我好了，我不管你！」佛法是要救度一切眾生的，不是令眾生造罪業的，所以這一點要清楚。

「惟願大慈，重為宣說」：我現在惟獨，我專誠唯一的希望，就是願世尊發大慈悲心，再說一遍給我聽聽。「悲救此會諸修行輩，末及當來在輪迴者」：並且慈悲救度在會的這一切修行人，再利益未來末法時，在這六道輪迴裏邊的一切眾生。「承佛密音，身意解脫」：承佛這個祕密的音聲，令他們身和意都得到解脫，都得到自

由了；就是統統都不顛倒、不迷惑了。我們現在天天念〈楞嚴咒〉，也就是為著令大家不顛倒、不迷惑，不做那一些個明知故犯的事情。

明明知道這個事不對，還單要做去，這就叫「明知故犯」。好像我知道吸鴉片煙是不對的，又消耗錢，又消耗精神，又有毒，但還要去吸去；明明知道這 marijuana（大麻）是犯法的事情，也單要去試一試，單要去以身試法；明明知道殺生是不對的，單要去殺生；明明知道邪淫是不對的，單要去邪淫；明明知道偷盜是不對的，喔！一天到晚就想偷人家去；不是想偷人的車，再不想偷人的錄音機、收音機這些個東西，到各處去撬人家門去偷。你說，偷東西這個人，本來知道是犯法的，警察看見，就會把他拿到監獄去；但是他要做，這就叫「明知故犯」。

「於時，會中一切大眾普皆作禮」：這個時候，這會裏頭所有一切的大眾，一起起身，都向佛頂禮。「佇聞如來祕密章句」：頂禮完了之後，就站到那兒，這麼躡著腳，等著佛說這個祕密的神咒。句，就是一句一句的；章，就是文章，就是一大段。好像這五會的神咒，好像「南無薩怛他蘇伽多耶，阿囉訶帝三藐三菩陀寫」，這是一句；那麼這一會總起來，這就叫一章。但是這個章句是祕密的，是人不容易明白的，彼此互不相知。祕密章句你念出來，大家也不知道你得了什麼好處，你也不知道我得了什麼好處；互相雖然得利益，但是互相都不知道；對於這個咒，也是互相不明白，所以叫做「祕密」。

爾時，世尊從肉髻中涌百寶光，光中涌出千葉寶蓮；有化如來坐寶華中，頂放十道百寶光明，一一光明，皆遍示現十恆河沙。金剛密跡，擎山持杵，遍虛空界。

「爾時」：在這個時候，「世尊從肉髻中涌百寶光」：釋迦牟尼佛從他頂上這個肉髻的中間，涌出有百寶這麼多種的光明。「光中涌出千葉寶蓮」：在這光裏邊，又涌出來千葉寶蓮。「有化如來坐寶華中」：就有一個如來的化身坐到這百寶蓮華的千葉寶蓮上邊。

「頂放十道百寶光明，一一光明，皆遍示現十恆河沙」：這是哪個的頂呢？是這個化如來。這個化如來的頂上又放出十道百寶光明，這每一道光明都普遍示現到像十恆河沙那麼多的國土去。「金剛密跡，擎山持杵，遍虛空界」：這個時候，又有密跡金剛這護法，手裏托著山，又持著杵，整個虛空都充滿了。今天你們打開的那一包，看見有這麼長的一根，那就是杵；韋陀菩薩拿的那個，也叫杵。

大眾仰觀，畏愛兼抱，求佛哀祐，一心聽佛無見頂相放光如來，宣說神咒。

「大眾仰觀，畏愛兼抱，求佛哀祐」：在會的大菩薩、大阿羅漢、大比丘這些個大眾，都仰起頭這麼往上看，看佛頂的化如來。有的人看見這個化如來，就生了一種恐怖心，畏起來了；但是又有一個愛心，很愛這個如來；這時候，大家都求佛哀憐而護祐著。兼抱，就是又恐懼，又有一種愛敬，這兩種心兼而有之。這種的愛心，並不是像男女那種愛心，這是真正的沒有一種慾望的愛。

「一心聽佛無見頂相放光如來，宣說神咒」：大家都是一個心來想要聽，聽佛在空中無見頂相這個放光化佛來宣說這個〈楞嚴神咒〉。這化如來，叫「無見頂相」。無見頂相，就是佛那個肉髻相；在那個無見頂相上頭，又涌百寶光，光中涌出千葉寶蓮，空中又有個化佛。這個肉髻相，又叫無見頂相。怎麼無見的？他這個名字就叫「無見頂相」，因為一般的凡夫見不著。這所見的化佛如來涌百寶光，都是當時證果的一些個聖人、大阿羅漢，才看得見這種境界，一般的凡夫都看不見的，所以叫「無見頂相」。在這無見頂相就有個化如來，這化如來說〈楞嚴神咒〉；所以這〈楞嚴神咒〉不是釋迦牟尼佛的肉身說的，是涌到虛空裏頭那個化如來說的。

這個咒是沒有人明白的，也不能一句一句、一字一字的去講；不過你們如果想要明白的，我可以勉強講給你聽，但是不是這個時候。因為我們這個《楞嚴經》如果講〈楞嚴咒〉，單這一個〈楞嚴咒〉一年也講不完，甚至於三年，十年也講不完；在這個期間，不能完全講的。現在我把這個咒的大意講一講！

這咒的大意，它有五會；這五會，就表示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方。東方是金剛部，阿閼佛為教主；南方是寶生部，寶生佛做教主；中央是佛部，釋迦牟尼佛做教主。西方是蓮華部，就是阿彌陀佛做教主。北方叫羯磨部，是羯磨佛做教主。這分開五部，因為這個世界有五大魔軍；東方也有魔，南方也有魔，西方也有魔，北方也有魔，中央也有魔。因為有這五方魔，所以佛也分開五方，就鎮壓著這個魔；如果沒有佛，那魔就會出世了！現在這個〈楞嚴咒〉，也表示五方，也代表五部。

這其中，〈楞嚴咒〉的法，有三十幾種；這是大概，若往詳細了說，有一百多種。這個法有成就法，就是你念這個咒，你想求什麼事情，求什麼願，都可以成就的。又有增益法，增，就是增加；益，就是利益。就是你誦這個咒，對你自己的所求也可以增益，對於旁人也可以增益。

又有勾召法。勾，就是這麼一個勾；召，就是叫你來。就是勾著你，把你抓來；抓什麼呢？你一誦這個咒，把那妖魔鬼怪，無論它距離幾千萬萬里，都可以把它抓來的。譬如它在這個地方害人，害完就跑了；用這個勾召法，它就相離多遠，也可以

把它捉來的。就像警察似的，到那兒，就去把那個犯人就給捉來了。

又有降伏法，能破外道法。魔也有神通，也有咒；你念咒，它也念咒，它也用神通。但是你用〈楞嚴咒〉，就把它所有的咒都給破了。我以前對你們大家都講過，〈楞嚴咒〉其中有幾句是破魔羅網的咒，也是破魔咒術的咒。我教過你們，現在我不妨再一次教你們；你們沒有學過的，可以用筆把它寫下來。這幾句是破他人的這個邪咒的，因為什麼〈楞嚴咒〉一念，那個先梵天咒就沒有效驗了呢？就因為有這五大心咒。這五大心咒是什麼呢？就是「叱陀你。阿迦囉。蜜唎柱。般唎怛囉耶。寧竭唎。」這五句。這就叫五大心咒，是破天魔外道一切咒術的根本咒；他無論有什麼咒，你一念這幾句，就都把他破了，他那個咒就沒有功效了。我這個法如果要賣錢，幾百萬我也不賣的；不過我看你們都有點誠心，我一個仙（cent，一分錢）也不要，都傳授給你們。

又有息災法。本來這個人有什麼災難，應該掉海裏淹死，他一念〈楞嚴咒〉，就把它解過去了，掉到海裏也淹不死的。或者你搭船，應該這個船會沉了，念這個咒，船也不沉了。或者坐飛機，這架飛機在空中應該爆炸，你一念這個咒，它也不爆炸了。說：「這個真是神乎其神！」我從緬甸到泰國，那一段的航空線很危險的；可是我由緬甸到泰國那一趟，在那飛機上，飛機也沒有搖，也沒有晃。那個駕駛員就說：「怎麼這一次飛機這麼平穩呢？」他不知道那時候，天龍八部，諸佛菩薩都在那個飛機左右前後那麼護持著。譬如你明明有什麼意外的事情，就能把它由大化小，由小的化沒有了；所以這個事情，就是多數有驚無險的，會恐怖，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危險。這叫息災法，就是消災。

又有吉祥法；你念這個咒，一切的事情都遂心如意，非常地吉祥。這個咒有這種種的法，如果要說它的好處，那簡直的就是說幾年也說不完的，這太多了！不過我把這幾種法的意思給你們講一下。

【編按：以下是咒語，上人於咒語另有講解，故不列入本經淺釋中】

阿難！是佛頂光聚悉怛多般怛囉祕密伽陀微妙章句。

阿難！這是佛頂光所集聚的大白傘蓋祕密而重頌的最微妙的章句。悉怛多般怛囉，還是「大白傘蓋」；這個大白傘蓋，能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保護一切的眾生，是祕密的伽陀，這個章句是最微妙的。伽陀，就是重頌，這是祕密的；因為這個咒裏邊，有的有幾處是重複的，所以也好像那個重頌的偈一樣的。章句，已經講過了：章，

就是一大段，好像一會一會的；句，就是一句一句的。

出生十方一切諸佛。十方如來因此咒心，得成無上正遍知覺。十方如來執此咒心，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。十方如來乘此咒心，坐寶蓮華，應微塵國。十方如來含此咒心，於微塵國轉大法輪。十方如來持此咒心，能於十方摩頂授記；自果未成，亦於十方蒙佛授記。十方如來依此咒心，能於十方拔濟群苦：所謂地獄，餓鬼，畜生，盲聾瘡痍，冤憎會苦，愛別離苦，求不得苦，五陰熾盛，大小諸橫同時解脫；賊難，兵難，王難，獄難，風火水難，飢渴貧窮，應念銷散。十方如來隨此咒心，能於十方事善知識，四威儀中供養如意，恆沙如來，會中推為大法王子。十方如來行此咒心，能於十方攝受親因，令諸小乘聞祕密藏不生驚怖。十方如來誦此咒心，成無上覺，坐菩提樹，入大涅槃。十方如來傳此咒心，於滅度後，付佛法事，究竟住持，嚴淨戒律，悉得清淨。

「出生十方一切諸佛」：所有的諸佛，都是從這個咒裏邊產生出來的，所以這個咒可以說是一個佛的母親。「十方如來因此咒心，得成無上正遍知覺」：因，就是藉著。十方所有的如來藉著這個〈楞嚴咒〉，就得成沒有再比它再高尚的這一種正知，遍知。怎麼叫「正知」呢？他知道心生萬法；怎麼叫「遍知」呢？他又知道是萬法唯心。

「十方如來執此咒心」：這咒的一個心，也就是心咒；佛的心咒，也是佛的咒心。那麼十方如來執持這個咒心。「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」：用這個咒心來降伏一切的諸魔，制伏一切的外道。這個〈楞嚴咒〉，因為是佛肉髻頂相涌百寶光，光中涌出千葉寶蓮，在這個寶蓮華上邊，又有一個佛的化身，所說的咒；所以一切的天魔外道，最怕的就是這個〈楞嚴咒〉。

「十方如來乘此咒心，坐寶蓮華，應微塵國」：乘，也就是前邊那個藉著的意思。十方的如來仗著這個〈楞嚴咒心〉的力量，於寶蓮華而坐大道場；他這個應身能到微塵數這麼多國家。「十方如來含此咒心，於微塵國轉大法輪」：十方的如來也就是用這個咒心，於微塵國去轉法輪教化眾生。

「十方如來持此咒心」：十方的如來受持這個咒心。「能於十方摩頂授記」：能在十方給其他的眾生摩頂授記。「自果未成，亦於十方蒙佛授記」：你自己要是果位沒有成就的話，也就在十方得到諸佛給你摩頂授記。

「十方如來依此咒心，能於十方拔濟群苦」：十方的佛都是靠著這個咒心，能在十方拔濟眾生的群苦。群苦有八種，就是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冤憎會、求不

得、五陰熾盛，這是八苦。又有八難，就是地獄難、餓鬼難、畜生難、盲聾瘡癰難、北俱盧洲難、佛前佛後難、長壽天難，還有世智辯聰難。

「所謂地獄，餓鬼，畜生」：所謂地獄難、餓鬼難、畜生難，這是三種。北俱盧洲難，這是四種了；我們這兒現在是南瞻部洲，還有個北俱盧洲。北俱盧洲的人壽命是很長的，活一千歲，非常快樂的；可是最苦的地方，就是不見佛、不聞法、不睹僧，所以也在八難之一。

「盲聾瘡癰」：又有盲聾瘡癰難，這是五種了。還有世智辯聰難；就是世間所有的這些個知識、科學，好像聲、光、電、化這一類的，這所有世人發明的。那麼他沒有個道理能講出個道理來，沒有個理由也講出個理由來；他這就有了所知障，不容易信佛，所以也是難，這是六種了。第七，佛前佛後難，在佛前生的和在佛後生的，都遇不見佛，這也是難。第八，長壽天難；在長壽天那個地方，壽命是很長的，不過那也是不見佛、不聞法、不睹僧，沒有三寶。所以這都叫八難，這個八難是很不好的。

「冤憎會苦」：還有這一種的苦，你對於這個人你很討厭的，殊不知你在這兒有這麼一個人，你到另外的地方，又遇著這樣一個人。「愛別離苦」：你對於這個人有一種愛心，但是環境使然，不能在一起，常常要分別，所以這是一種苦。「求不得苦」：你沒有得的時候，你想求得到，這也很苦。「五陰熾盛」：五陰熾盛苦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五種，熾然而盛，有如火光一樣，這也是一種苦。這四種苦，加上前面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就是八苦。

「大小諸橫同時解脫」：大的橫、小的橫，這有很多種，可是同時都能解脫。橫，就是不順著死而橫死的。譬如被車撞死，或者樓倒塌了被樓砸死，或者種種意外；總而言之，意外死傷的，這就叫「橫」。「賊難，兵難，王難，獄難，風火水難，飢渴，貧窮，應念銷散」：這個賊難也可以解脫，兵難也可以解脫；犯法受王難了，這也可以解脫；在這個監獄裏頭，也可以解脫。所有風難、火難、水難、飢渴、貧窮等，你若能誦持〈楞嚴咒〉，所有這一切的難都會消失沒有了。

「十方如來隨此咒心」：十方如來他也是隨這個咒心。「能於十方事善知識」：能在這個十方奉事這一切的善知識。「四威儀中供養如意」：行、住、坐、臥這四威儀中，那麼供養三寶；這種的儀式都非常地如意的。「恆沙如來會中推為大法王子」：有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佛，在他的法會裏邊，推崇你做大法王子，就是第一個佛子。

「十方如來行此咒心」：十方如來他修行這個咒心。「能於十方攝受親因」：攝受

親因，就是佛他也有六親眷屬，那麼和他接近的這一些個眷屬親戚，他要先攝受。為什麼釋迦牟尼佛成佛，就到鹿野苑先度這五比丘呢？就因為這五比丘就是他今生的親戚和宿世的親戚，所以他先度五比丘，這叫「攝受親因」。「令諸小乘聞祕密藏不生驚怖」：令一切即便是他親戚而墮落小乘，習學小乘法的，聞著佛所說的祕密藏這個大乘法，不會生出一種驚慌恐懼。

「十方如來誦此咒心，成無上覺」：十方的如來他怎麼成的佛呢？也就因為他誦此咒心，他就成佛了。他成佛，也藉著這個咒心成的佛。不照著書本子能唸得出來，這就叫誦；你照著這個書本子來唸，這叫讀。「坐菩提樹入大涅槃」：坐這個菩提樹下入大涅槃。

「十方如來傳此咒心」：十方的佛傳授這個咒心，「於滅度後，付佛法事，究竟住持，嚴淨戒律，悉得清淨」：在佛滅度後，咐囑、吩咐人法事怎麼樣去做，要怎麼樣究竟住持這個佛法，怎麼樣嚴淨戒律；因為藉著這個咒的力量，都得到清淨，都得到圓滿。

若我說是佛頂光聚般怛囉咒，從旦至暮，音聲相連，字句中間，亦不重疊；經恆沙劫，終不能盡。

「若我說是佛頂光聚般怛囉咒」：假設我說這個〈楞嚴咒〉，也就是這個大白傘蓋的堅固咒。「從旦至暮，音聲相連，字句中間，亦不重疊」：從早晨至晚間，這個音聲也相連而不斷的；在這個字句方面，也不說重複了。「經恆沙劫，終不能盡」：經過的時間有恆河沙劫那麼多，也說不完這〈楞嚴咒〉心這種的功德和妙用，說不完的。

亦說此咒名如來頂。

這個咒，又有一個名字，就叫「如來頂」。

汝等有學，未盡輪迴，發心至誠取阿羅漢；不持此咒而坐道場，令其身心遠諸魔事，無有是處！

「汝等有學，未盡輪迴」：就是你們這一般有學的人，輪迴還沒了，現在還在六道輪迴之中。「發心至誠取阿羅漢」：你們發心很至誠的，想得到阿羅漢果。「不持此咒而坐道場，令其身心遠諸魔事」：假設你不誦持〈楞嚴咒〉，你想成佛坐道場，令你的身和心沒有魔事的話，「無有是處」：這是不會有的！就是你一定要誦這個咒，才能沒有魔事；你若不誦這個咒，你也就不能坐道場，也就不能遠離魔事。所

以你想坐道場，成阿羅漢果，一定要誦持這個咒的。

阿難！若諸世界，隨所國土所有眾生，隨國所生樺皮，貝葉，紙素，白氎，書寫此咒，貯於香囊；是人心昏，未能誦憶，或帶身上，或書宅中。當知：是人盡其生年，一切諸毒所不能害。

這是說這個咒的用途。「阿難」！「若諸世界」：假設所有的世界：此世界、他世界、無量諸世界。「隨所國土所有眾生」：到任何一個國土裏邊的所有眾生。在任何的國家所生的，也不論你是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是日本、是中國、是印度、是泰國、是暹羅、是緬甸，是什麼地方；哪一個國家都包括在內的。

「隨國所生樺皮，貝葉，紙素，白氎，書寫此咒，貯於香囊」：這樺樹皮可以寫字的；貝葉，是貝多羅樹的葉子，也可以寫字的。印度有一種白氎花所製的這種東西，也可以寫字。書，是恭恭敬敬的；寫，就那麼隨隨便便，很潦草的。就用他本國所出產的能寫字的什麼東西，或者用樺樹皮，或者用貝葉，或者用白紙，或者用布，來書寫這個咒，把它放到一個香袋裏頭。「是人心昏，未能誦憶，或帶身上，或書宅中」：這個人雖然他心昏，不能這麼把它背誦或者記憶出來，但是他或者只是把這個咒帶到身上，或者寫到住的屋裏邊牆上。「當知：是人盡其生年，一切諸毒所不能害」：你應該知道：這個人盡他由生到死這一生，所有一切大小諸毒也都不能害這個人。

阿難！我今為汝更說，此咒救護世間，得大無畏，成就眾生出世間智。

「阿難」！「我今為汝更說」：我現在為你再說一遍。「此咒救護世間，得大無畏，成就眾生出世間智」：這個〈楞嚴咒〉，它能救護這個世間，令一切的人都得大無畏，眾生有什麼所求，就可以成就；最要緊的，就是能以具足出世間的智慧。

若我滅後末世眾生，有能自誦，若教他誦。當知：如是誦持眾生，火不能燒，水不能溺，大毒，小毒所不能害。

「若我滅後末世眾生」：若我滅度以後，末法時候的這一切眾生。就是你、我現在都包括在內的。「有能自誦，若教他誦」：有能自己背誦這個〈楞嚴咒〉，或者再教他人誦讀〈楞嚴咒〉的。「當知：如是誦持眾生」：你應該知道，像這樣子能以背誦，能以讀誦的眾生，「火不能燒，水不能溺」：火也不能燒他，水也不能淹死他。「大毒，小毒所不能害」：無論是大毒，是小毒，都害不了他。

如是乃至天龍，鬼神，精祇，魔魅，所有惡咒皆不能著，心得正受。一切咒咀，厭

蠱，毒藥，金毒，銀毒，草木，蟲蛇，萬物毒氣入此人口，成甘露味。一切惡星，並諸鬼神，殄心毒人，於如是人不能起惡。頻那，夜迦，諸惡鬼王並其眷屬，皆領深恩，常加守護。

「如是乃至」：像這樣你能以誦〈楞嚴咒〉，乃至「天龍，鬼神，精祇，魔魅」：天上的龍、鬼神、和妖精或者鬼魔之類的。「所有惡咒皆不能著，心得正受」：鬼魔他們都有惡咒的，但是現在所有惡咒也沒有作用了，念〈楞嚴咒〉這個人，心也可以得到正定正受。我告訴過你們「叱陀你。阿迦囉。蜜唎柱。般唎怛囉耶。寧竭唎」那五句，那是五方五佛五部的五大心咒；你不要把它看得很簡單了，那是五方佛的心咒。能有什麼功用呢？就是能破魔這個咒術的。魔王無論有什麼咒術，你一誦持那幾句，就把他那個咒給破了，他那個咒一點功效都沒有了。為什麼他不能著呢？就因為那五大心咒都把它破了，它就沒有功效了。

「一切咒咀，厭蠱，毒藥，金毒，銀毒，草木，蟲蛇」：所有一切天魔外道那個邪咒、魘魅、蠱毒，所有一切毒藥，好像這個金子也可以毒死人，銀子也可以毒死人，草木也可以毒死人，蟲子也有毒的，蛇也有毒的。

這蠱，在中國南方很多，尤其在南洋緬甸、暹羅、高棉、新加坡、馬來亞這一帶，都有這種蠱毒，說是「中蠱」了。他這種蠱也有一種咒術，他若給你中了蠱，把這種毒藥給你吃了，你就永遠要聽他的招呼，做他的奴隸；你若不聽他命令，就會沒有生命了，就這麼厲害的。在澳洲也有那種外道，是在山裏頭的那種人，有那種的咒術；他一唸咒，可以把人的頭唸得好像雞蛋那麼大，他拿這個做展覽品，有這樣的法術。這個世間這麼大，無奇不有，什麼樣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；你不要以為說我沒看見，我不相信它；你不相信，你就是太愚癡了！為什麼呢？你所看不見的東西多得很！你若等你都完全看見才相信，那你這一生也看不完這個世界上的事情。

我常常講，以前沒有發現新大陸，沒有人發現美國的時候，人人都不知道有個美國。你若對人講，有個美國，在那兒又有檀香山，又有什麼的；人說：「哎！你說夢話呢！這個世界哪有美國呢？根本沒有的。」他說沒有，他不相信有美國。那麼美國這個土地倒是有沒有呢？會不會因為他說沒有，這個土地就沒有了呢？不會的。他說有也是有，說沒有還是有；所以你信也是有，不信也是有：這也是這樣子。這個世界有一些個很奇怪的事情，你說你沒看見，我不信；那麼你以前沒有看見美國，人家說有美國，你信不信？不信，那你就是太沒有智慧了，因為你不明白這世界上的事情；所以這個世界，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的。

「萬物毒氣入此人口，成甘露味」：這一切萬物的毒氣入到誦持〈楞嚴咒〉這個人

的口裏，雖然是有毒的東西，可是會變成甘露味。萬物，就所有的，很多很多，說不完那麼多的毒氣。入哪個人口啊？入念〈楞嚴咒〉那個人的口。說：「那我試一試？」你〈楞嚴咒〉還沒念好呢！你若〈楞嚴咒〉念靈了，你可以試的；沒有念靈，那你先不要試。這甘露，是一種甜的東西。甘，就是甜；露，就是一種甜的飲料。雖然有毒，但是它那個味道會變了；怎麼會變的呢？就因為你受持〈楞嚴咒〉的關係，所以一切的毒也都變了。

「一切惡星並諸鬼神，殄心毒人，於如是人不能起惡」：惡星，就是惡的星宿。這惡的星宿，譬如太歲，值年太歲，或者白虎星，這都是凶星；在中國人講，白虎星是很凶的。又有喪門星；若有了喪門星，就會死人的。鬼神，人說我不信鬼，不信神。你沒有見著鬼，你就不信；你見著，你想不信也不可以了。殄心毒人，這個「殄」就當個「毒」字講，這個毒就好像一種砒霜；砒霜這種毒，人一喝了，吃多少就會死的。砒霜在中國有好幾個名稱，又叫「紅礬」，又叫「信石」；又有一個名字叫「人言」，這還是讀個「信」。但是有的時候開這個藥的名，不寫「信石」，就寫「人言」，那麼這也知道是「信石」了。這種東西最毒的，殄心毒人，就是言其他那個心就和這種砒霜那麼毒。所以這一切很不吉祥的星，一切的鬼神，和這種毒心的人，對這個持誦〈楞嚴咒〉這個人，也沒有用了，毒心也變了。

「頻那，夜迦，諸惡鬼王並其眷屬，皆領深恩，常加守護」：頻那，前面說設壇時講過了，就是那個豬頭使者；夜迦，就是那個象鼻子的使者。豬頭使者和象鼻使者這兩個護法，相貌都是非常之惡的。這頻那、夜迦，這一些個諸惡鬼王和他所有的同類的眷屬，都是在過去就得到佛的這種深恩，常常地來守護持〈楞嚴咒〉這個人。所以持誦〈楞嚴咒〉的妙處，真是不可思議的。

阿難！當知：是咒常有八萬四千那由他恆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種族，一一皆有諸金剛眾而為眷屬，晝夜隨侍。設有眾生，於散亂心非三摩地，心憶口持；是金剛王常隨從彼諸善男子，何況決定菩提心者？此諸金剛菩薩藏王，精心陰速，發彼神識；是人應時心能記憶八萬四千恆河沙劫，周遍了知，得無疑惑。

「阿難」！「當知」：你應該知道。「是咒常有八萬四千那由他恆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種族」：這個咒，常常地有八萬四千那麼多那由他恆河沙俱胝那麼多的金剛藏王菩薩，不單他自己，而且還有菩薩的種族。那由他，是印度的十四個大數目之一，有的說是千億，有的說百億；俱胝，據說是百億。總而言之，就是一個多的數目。「一一皆有諸金剛眾而為眷屬」：每一個種族，都有很多的金剛率領著，和他的同類一起來的。「晝夜隨侍」：白天和晚間都隨侍這個〈楞嚴咒〉。前邊不說「南無十方佛，南無十方法，南無十方僧，南無釋迦牟尼佛，南無佛頂首楞嚴，南無觀

世音菩薩，南無金剛藏菩薩」？金剛藏菩薩，就是這八萬四千金剛藏菩薩；不單八萬四千金剛藏菩薩，每一個菩薩又有八萬四千這麼多眷屬，因為這位菩薩眷屬也特別多。

「設有眾生於散亂心，非三摩地，心憶口持」：假設有這個眾生，他心念非常散亂而沒有專一；不單沒有專一，而且還沒有得到三摩地這個定力，可是他心裏這麼想佛所說的這個〈楞嚴咒〉，那麼心裏記得，口裏就誦持。「是金剛王常隨從彼諸善男子，何況決定菩提心者」：這個金剛王菩薩就會跟著這個散亂心持〈楞嚴咒〉的這一班善男子來保護他們，何況是你決定發菩提心這樣子的人？

「此諸金剛菩薩藏王，精心陰速，發彼神識」：這一些個金剛藏王菩薩，怎麼樣啊？他用他這種很精真的心，暗暗地來催速，令你散亂心的神識就開發了。速，就是催速。神識開發，也就是增加他的智慧；也就是一點一點，令他這個散亂心就沒有了，就一點一點就可以得到這個定力了。這「陰速」，就是暗暗地來幫助他，在默默中幫助他，令他開智慧，令他心念專一了。

「是人應時心能記憶八萬四千恆河沙劫」：因為金剛藏王菩薩在默默中開他的神智，所以這個人在這個時候就能記憶八萬四千恆河沙劫這麼長的時間。「周遍了知，得無疑惑」：他一切一切都明瞭，得到這種毫無疑惑的智慧。這就是他得到宿命通了，能知道從前的事情。

從第一劫乃至後身，生生不生藥叉，羅刹，及富單那，迦吒富單那，鳩槃荼，毗舍遮等，並諸餓鬼，有形，無形，有想，無想，如是惡處。

「從第一劫乃至後身」：從第一個劫乃至於最後的身。後身，是最後成佛這個時候。「生生不生藥叉，羅刹，及富單那，迦吒富單那，鳩槃荼，毗舍遮等」：他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那麼生生死死；可是生死了很多世，他可不會生到藥叉、羅刹、和那個惡臭鬼、奇臭鬼、甕形鬼、又有毗舍闍，和牠們的眷屬等等。「並諸餓鬼，有形，無形，有想，無想，如是惡處」：還有很多很多餓鬼的，有身體的，沒有身體的，有生命有思想的，和沒有生命沒有思想的土木金石怪鬼；這個人生生世世都不生到有這種種惡的地方。

藥叉，又叫「夜叉」，中文就叫「捷疾鬼」，它跑得很快的，是一種的吃人的鬼。羅刹，這也是一種的吃人的鬼，它專門吃死人；人死了，身體爛了，它有一種咒，可以用這個咒一念，把這個人的肉又都變成新鮮的，它就吃這個東西。

富單那，又叫「捕單那」，就是惡臭鬼；這鬼又惡又臭，若撞到這個鬼，就得這種熱的疾病。迦吒富單那，就是奇臭鬼；他這種臭，很出奇的，從來你就沒有聞過的這種臭味，臭得不得了，真是所謂「奇臭不可聞也」！你若一聞到這種臭味，那把你的肚子裏邊所吃的東西都會吐出來，就臭得這麼樣子。因為他這個臭味，把你身裏邊的臭味也都勾出來了；所以就全部和盤脫出，就都吐出去了！能有這種的力量。它這種病也是一種熱病，熱得更厲害；周身都發燒，甚至於燒到一百、一百二十度、一百三十度，甚至於兩百度，燒得把骨頭都會變成灰。你看這厲害不厲害？嗯！所以這個就是發燒的鬼。

鳩槃荼，其實這些鬼前邊都講過。這鳩槃荼是個什麼鬼呢？是黿形鬼，他就像一個罈子似的那個形狀，這個鬼他專門魘魅人。怎麼魘魅人哪？你睡著了，他就來了，搞得你魘住了；魘住了，睜著眼睛不會動彈，也說不出話來。想要講話，也講不出來；想要動彈這麼摸撫一下，也不可能的。如果厲害了，就會把這個人魘魅死了。要是這個人有陽氣的，他就魘魅不了；你若屬陰有陰氣，就給魘魅住了。

以什麼叫「屬陰屬陽」呢？你常常生一種歡喜心，真正的歡喜，自性裏邊的歡喜，不是在表面上哈哈那種；自性裏邊非常快樂，這是屬陽。你自性裏邊若常常愁悶，一天到晚憂愁煩惱，苦苦惱惱的，這就屬陰；屬陰，這鬼就會找來。你若屬陽，那就是神；屬陰，就是鬼。所以「重陽者神，重陰者鬼」；你陽氣盛，就是神；陰氣盛，就是鬼。你修佛道，你這個純陽體就有光；你若是純陰體，就有一股黑氣。所以這人是好人，是不好人，一看就知道；好的人他就有這個白氣，壞的人他就有一股黑氣，這股黑氣就是魔氣。

這毗舍遮是個什麼鬼？是個吃精氣的鬼，它吃五穀的精氣，又吃人的精氣；所以這種鬼，也是一個很壞的鬼，不是好的鬼。凡是鬼都是很壞的，不過鬼裏頭也有菩薩，是菩薩故意現一個鬼王身，來度這些個鬼好發菩薩心。

這餓鬼也有很多種：有肚子大的餓鬼，有針喉——咽喉小的餓鬼，很多很多種呢！不過不能講那麼多。有形，就是有形有相的，就是有身體的。無形，就你看不見的；看不見這種東西，你不要以為就是沒有了，它不過無形，但是它都有個識的；你凡夫肉眼看不見，要是得到五眼六通，也可以看得見的。有想的，就有生命；沒有想的，就沒有生命的，就是土、木、金、石。

是善男子，若讀，若誦，若書，若寫，若帶，若藏，諸色供養，劫劫不生貧窮下賤不可樂處。此諸眾生，縱其自身不作福業，十方如來所有功德悉與此人；由是得於恆河沙阿僧祇不可說不可說劫，常與諸佛同生一處，無量功德如惡叉聚，同處熏修，

永無分散。

「是善男子若讀，若誦，若書，若寫，若帶，若藏，諸色供養」：這個善男子他或者對著這個本子來讀誦〈楞嚴咒〉，或者不需要書本能背得出〈楞嚴咒〉，或者他恭恭敬敬地這麼樣書寫〈楞嚴咒〉，或者很潦草地這麼草寫〈楞嚴咒〉，或者把這個〈楞嚴咒〉帶到身上，或者把它藏到家裏頭什麼地方；用種種的香花、香燈、塗香、果品，來供養這〈楞嚴咒〉。因為〈楞嚴咒〉就是佛的化身如來所說的，所以應該供養。

「劫劫不生貧窮下賤不可樂處」：前邊是那個生生不生，現在是劫劫都不生了。無論哪一個劫，也不生到那個貧窮下賤不可樂之處。所以，要不我怎麼說你要能把〈楞嚴咒〉讀會，能背得出，能就像你自己的，由你自己心裏流出來的〈楞嚴咒〉，那麼〈楞嚴咒〉也就是你一個心，你的心也就是〈楞嚴咒〉，這得到持咒三昧。得到持咒三昧，你若能誦得猶如流水似地源源不斷，那麼流過去又過來，就像所流的水源源而來；能以這個樣子，你最低限度，也可以七生七世做得好像美國的煤油大王那麼有錢。你若是能生生世世都繼續地讀，那七生或者七十生、七百生、七千生、七萬萬生，都不一定的了；只要你願意做有錢的人，願意做富翁，幾世都可以的。

可是有的時候，你做有錢的富翁做得時間多了，也會討厭了；那麼討厭就想幹什麼呢？就想要成佛去了。所以你沒有得到這個好處，你以為做富翁是很快樂的；你得到做富翁的時候，其中也有一些個麻煩的事情；有了麻煩，就想要成佛去了。成佛什麼麻煩都沒有了，那時候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；所以我現在先給你個 test（試驗），預先告訴你：你就是做富翁，也不如做佛好。不可樂處，就是那些個不好的，沒有快樂的地方；可樂處，就是有快樂的地方。那麼現在這不可樂處，你不能生到那個地方去，你想去也不可以的；為什麼呢？這個〈楞嚴咒〉拉著你，叫你不要去，不要去！你想要去也不行的。

「此諸眾生，縱其自身不作福業，十方如來功德悉與此人」：這個誦持〈楞嚴咒〉的眾生，就縱然他自己不作什麼福德善業，所有十方佛的功德都會給這個人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他念〈楞嚴咒〉。因為他或者讀，或者誦，或者寫，或者書，這樣子；若他自己沒有功德，十方諸佛的功德都給他。你看看！你說便宜不便宜？只念念〈楞嚴咒〉！

「由是得於恆河沙阿僧祇不可說不可說劫，常與諸佛同生一處」：這恆河沙，數目很多的。梵語「阿僧祇」，此云叫「無量數」；這也是一個大數目。因此能夠在無量不可說不可說，說不出來這麼多的劫中，常常和諸佛同時出世在佛出世時的這個

世界上來——這個「同生一處」，不是說就只是同生在一個地方。好像現在我們在佛後，這叫「佛前佛後難」，在八難之中，就不是與佛同生一處。

「無量功德如惡叉聚，同處熏修，永無分散」：惡叉聚，就是三個果生在一個蒂上；一個蒂生了三個果；這三個果，三而一，一而三，誰也離不開誰。他也有無量的功德，就像惡叉聚一蒂三果一樣，和佛在一起熏修，永遠也不分散的。

是故，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淨，未得戒者令其得戒，未精進者令其精進，無智慧者令得智慧，不清淨者速得清淨，不持齋戒自成齋戒。

「是故，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淨」：所以破戒本來是無可補救的，但是你若能天天誦持〈楞嚴咒〉，還能恢復你戒根清淨。能念，不是就能念一念，一定要得到誦咒的三昧；就像方才我說似的，這個咒就是從你心裏念出來的，你這個咒又能回到你心裏。這所謂「咒心心咒，心咒咒心」，心和咒合成一個，沒有分別；所以你若忘也忘不了了，這叫「不念而念，念而無念」。怎麼叫「不念而念」？你想不念，自然而然也要念咒。

現在我們到講經的時候才誦〈楞嚴咒〉，這不過給你們各人引導這麼一個路；不是說要單單在講經的時候才可以誦〈楞嚴咒〉，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念〈楞嚴咒〉，背誦〈楞嚴咒〉。你念得把一切其他的妄想雜念都念沒有了，就是一個誦持〈楞嚴咒〉的心；這叫「打成一團，凝成一片」，你這思想念頭成一個了，團結起來了，沒有第二念了；就像流水源源而來，前浪推後浪，浪浪不斷。這樣子，念得這個咒就像流水似的；又像颶風似的，那風來，你看不見，但是它有風來。「水流風動演摩訶」，水流的聲音，和風動的聲音，都是大乘法，都是〈楞嚴咒〉的咒心；你能念到這個樣子上，那時候你就是破戒了，也能還得到戒根清淨。

「未得戒者令其得戒，未精進者令其精進，無智慧者令得智慧」：你沒有受戒的時候，就令他得到受戒；不向前進步，不研究佛法的，你一念這〈楞嚴咒〉，念的時間久了，也自然生出一種精進的心來；你看！沒有智慧的愚癡人，也令其開智慧。

「不清淨者速得清淨」：修行不得清淨，一定也破戒開齋，一切胡鬧了很久；你因為不忘〈楞嚴咒〉，所以很快又恢復清淨了。好像我知道我們這裏邊有一些個人，想學佛法，但是都是身心不清淨的；可是你不清淨沒有關係，只怕你不學！你若學了，終究有一天你就會清淨，很快你就明白了；你若說：「我也不願意清淨，我就願意懶惰，我就願意什麼也不知道。」那就沒有辦法了！

「不持齋戒自成齋戒」：你如果念〈楞嚴咒〉，你念得打成一團，凝成一片，風也颳不透，雨也下不漏了；這時候，風雨都沒有辦法間斷你念〈楞嚴咒〉的這一念，你就不持齋戒，也就是齋戒了。為什麼呢？你根本就沒有其他的妄想心，也不是貪欲想吃肉吃魚，吃什麼好東西；沒有那個心了！

阿難！是善男子持此咒時，設犯禁戒於未受時；持咒之後，眾破戒罪無問輕重，一時銷滅。縱經飲酒，食噉五辛，種種不淨；一切諸佛，菩薩，金剛，天仙，鬼神，不將為過。設著不淨破弊衣服，一行一住，悉同清淨；縱不作壇，不入道場，亦不行道；誦持此咒，還同入壇行道，功德無有異也。若造五逆無間重罪，及諸比丘、比丘尼四棄，八棄；誦此咒已，如是重業，猶如猛風吹散沙聚，悉皆滅除，更無毫髮。阿難！若有眾生，從無量無數劫來，所有一切輕重罪障，從前世來，未及懺悔；若能讀誦書寫此咒，身上帶持，若安住處，莊宅園館；如是積業，猶湯消雪。

「阿難」：可是這又說明白了，阿難啊！「是善男子持此咒時」：這個善男子他念這個咒的時候，「設犯禁戒於未受時」：假如他在沒受戒以前犯過禁戒。「持咒之後，眾破戒罪無問輕重，一時銷滅」：那麼由他持咒之後，所有的一切破齋犯戒這一些個罪，也不管它是輕、是重，就甚至於本來這四波羅夷罪是不通懺悔的；但是你一念〈楞嚴咒〉，無論怎麼樣重的，這個罪立即都消滅沒有了，如湯潑雪，就像用那滾湯潑雪似的，雪就都化了。波羅夷，梵語「波羅夷」，此云叫「棄」，就是不通懺悔。

「縱經飲酒，食噉五辛，種種不淨」：就縱然你這個人歡喜喝酒，吃五辛，又吃各種不淨的東西。五辛，就是五種辣的東西，又叫「地物葷」，就是蔥、韭、薤、蒜，還有興渠，這幾種都是野生的東西。蔥，就是做菜用的青蔥、洋蔥。韭，就是韭菜；韭菜中國很多，在美國很少的。薤，也是一種野生的東西；蒜，就是大蒜，蒜頭；還有興渠，這種東西也是野生的，都是辣的東西。這五辛因為它的氣味不好，吃了有不很好聞的這麼一股氣味；所以在佛教裏頭這個也都戒了，你吃齋的，這都要戒除了它。

「一切諸佛，菩薩，金剛，天仙，鬼神，不將為過」：你要是能常常誦持這個〈楞嚴咒〉，所有一切的諸佛、菩薩、一切的護法、天龍鬼神，都不責怪你。那麼說不責怪，我就可以隨使用這個東西了嗎？也是不用最好了！

「設著不淨破弊衣服，一行一住，悉同清淨」：你要是穿不清淨的舊衣服、破衣服，不是穿的新衣服；你所有一行一住，因為咒力的關係，也和你穿新衣服是一樣的清淨。因為前邊那兒說，你要聽經修這個法，要穿新的衣服；那麼現在不一定要穿新

的衣服，你要是沒有新的衣服，就穿舊的衣服也可以的。那麼前面講的壇場裏邊，為什麼又說要穿新衣服？這不過就是表示我們恭敬又恭敬，清淨又清淨；所以只要你清淨又恭敬，一心持咒，你就不穿新衣服也一樣的。

「縱不作壇，不入道場，亦不行道」：你就不造這個壇，也不一定在道場裏邊；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，你也不修行。「誦持此咒，還同入壇行道，功德無有異也」：你能誦持這個〈楞嚴咒〉，你這個功德，就和入壇行道那種的功德是一樣的，沒有分別的。所以你看，〈楞嚴咒〉這種的功德，真是不可思議的。

「若造五逆無間重罪」：如果犯了五逆墮無間地獄的重罪。什麼叫「五逆」呢？這五逆在佛教裏頭，罪是最大的，就是：殺父、殺母、殺阿羅漢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。殺父，把父親殺了。殺母，把母親殺了。殺阿羅漢，把證阿羅漢果的人殺了。破和合僧，譬如這些個僧人在一起住，住得很平安的，你想辦法令這個出家人不合，這叫破和合僧。出佛身血，你故意把佛身上或者用刀剝傷了，或者把佛的什麼地方受損傷了，令他出血了，這是出佛身血。

那麼說，佛圓寂了，我沒有見著佛，我這可沒有機會來出佛身血了。你就是把佛像毀壞了，這也叫出佛身血。所以果逸 Loni 要寄一張佛的相片給她的親戚，我叫她用硬紙把它包好了，不可以這麼隨便就寄；因為你要是令這張相片毀壞了，這都叫出佛身血，都是有過的。

無間重罪，就是無間地獄的罪。十惡尚且沒有那麼重，唯獨這五逆的罪是最重了；你若造五逆的罪，一定墮落到那個無間地獄裏去。這個無間地獄，以前講過，說一個人在這個地獄裏也是滿的，你再多入也是滿的，它沒有一點空間的地方；這時間上也是非常長遠，沒有一點餘閒的時候。

「及諸比丘、比丘尼四棄，八棄」：諸比丘，就所說的出家男人；比丘尼，就是出家的女人。比丘有三個意思，就是乞士、怖魔、破惡，以前已經都講過。什麼叫四棄呢？就殺、盜、姪、妄。殺、盜、姪、妄，這四戒，叫根本戒；梵語就叫「波羅夷」，中文就叫「棄」。就你若犯了這四種的戒，就拋棄到佛法這個大海的外邊，不可以再入了。比丘是四棄，而比丘尼就有八棄；再加上什麼呢？再加上觸、入、覆、隨。

觸，就是身體相觸。在戒律上講，若以姪欲心與女人身份相觸者，這就犯棄罪。無論男人、女人、比丘、比丘尼、或者和在家人身體相觸的，你若有一種姪欲心，這就是犯罪了；你若是沒有姪欲心，這不犯罪的，就看有姪欲心，沒有姪欲心。怎麼

叫「入」呢？入，就是出入；因為你做比丘尼了，無論在任何的地方談話，必須要在光明正大的地方，不要到屏處。屏處，就是坐到那個屏風的後邊，旁人看不見；或者好像廚房，好像小徑；總而言之，就單單兩個男女，或者比丘尼，或者比丘，入到那個房裏邊，沒有其他的人，就一男一女。在比丘就比較輕一點；若比丘尼就不可以單獨一個人和另外一個男人那麼去談話；若談話，這就犯了入的棄罪。

覆，就是覆諱過失，就是掩藏著；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坦白，不告訴人，這是一種覆，這也犯棄罪。隨，因為出家人初一、十五，半月半月要誦持戒律的，就念戒律的這些經。比丘尼誦戒，在有比丘的地方，一定要隨著比丘來誦戒，比丘尼自己不可以誦戒的。比丘尼不可以單獨地受其他人的供養，不可以自己誦戒的；如果不依照這個方法去做，這是犯一個隨的戒。八棄，就是犯了四棄，又增加觸、入、覆、隨這四項。

「誦此咒已」：如果你念這個咒完了，「如是重罪，猶如猛風吹散沙聚，悉皆滅除，更無毫髮」：像上邊所說五逆，無間重罪和四棄、八棄這種種的罪，就好像沙聚到一個沙堆上了，但是猛風把這個沙都給吹跑了；這所有的罪業，就算是你以前犯過四棄、八棄、和這五逆的罪業，都可以滅除了，連像一個頭髮那麼多都沒有了。這表示：這個咒的力量是不可思議。

「阿難」哪！「若有眾生，從無量無數劫來，所有一切輕重罪障」：假設有這一類的眾生，從無量無數、很遠很遠的時間，這麼多劫以來無論他造什麼罪，所有一切輕重的罪障。「從前世來，未及懺悔」：從前生來，也沒能有機會去懺悔。懺，就是懺其前愆；悔，就是悔其後過。懺，是印度話，叫「懺摩」，也就是改過的意思；悔，是中文。「懺悔」兩個字，是華梵並舉，中文和印度文兩種合起來。

「若能讀誦書寫此咒，身上帶持，若安住處，莊宅園館」：或者能讀這個〈楞嚴咒〉，或者能背著本誦，或者能寫這個咒，或者在帶在身上，或者放到自己所住的地方，或者一個莊子上，或者住宅，或者一個園，或者一個館。誦這個咒，必須要長遠，不是誦一遍、兩遍；能長長久久地誦這個咒，那是最好了。帶在身上，要帶在心的上邊，不要帶在心的下邊。因為你帶在心口上邊，這表示恭敬；你若帶在下邊，這對咒不恭敬；不恭敬，不單不能有功德，而且還有過的。因為你對咒本身就不恭敬了，所以這個咒就有功效，也減少了。「如是積業，猶湯消雪」：像前邊所說的這種生生世世所積累到一起的罪業，就好像熱湯消雪那麼樣子，一點都不會存在的。

不久，皆得悟無生忍。

不用好久，這個人就會悟無生法忍了。

復次，阿難！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，若能至心憶念斯咒，或能身上帶此悉怛多般怛囉者，便生福德智慧男女；求長命者，即得長命；欲求果報速圓滿者，速得圓滿；身命、色力亦復如是。命終之後，隨願往生十方國土，必定不生邊地下賤，何況雜形？

「復次」：那麼再講一講。「阿難」！「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」：假設有個女人她也沒有生男孩子，也沒有生女孩子，想要求有孕做母親的。有孕，就是有孩子，所謂懷胎。

「若能至心憶念斯咒，或能身上帶此悉怛多般怛囉者」：至心也就是一心，也就是誠心誠到極點。假設你或者能夠專一誠心地記憶，或者照本子來念這個〈楞嚴神咒〉；或者請有道德的這種高僧寫「悉怛多般怛囉」的咒心帶在身上。這個悉怛多般怛囉，就是你不論你帶著咒這幾個字，或是你念這幾個字，都是在虛空中就有個白傘蓋來保護著你；那麼你有所求，它會滿願的。「便生福德智慧男女」：便，就是可以遂心滿願了。即刻你若誠心誠到極點，就可以生這有福有德又有智慧的男孩子或者女孩子。看你願意求男孩子，就有男孩子；願意求女孩子，就有女孩子。

「求長命者，即得長命」：你誦持〈楞嚴咒〉，你想求長命，就得長命的果報。「欲求果報速圓滿者，速得圓滿」：你想求什麼好的果報，也就很快就能圓滿你的心願了。好像女人，你要是想求將來得一個好丈夫，這都是好的果報；你就能得到遂心滿願，男人也是一樣的。總而言之，你求什麼，就有什麼；所謂求富貴得富貴，求長命得長命，求男得男，求女得女，一切的事情，都可以遂你的心，滿你的願。「身命、色力，亦復如是」：你的身體和生命，色和這個力，也都和求長命是一樣的道理。

「命終之後，隨願往生十方國土」：你誦持〈楞嚴咒〉的人，命終之後，你歡喜生到十方國土哪一個國土去，就生到什麼地方去，都可以。你願意生東方就生東方，願意生西方就生西方，你願意生南方也可以，歡喜到北方更可以；你願意生到阿彌陀佛的面前也可以，願意生到阿閼佛的面前也可以；總而言之，你歡喜親近哪一位佛，你就可以生到他那國家去。

「必定不生邊地下賤，何況雜形」：必定，就是一定；一定不會生到蠻夷之地去；你做人都不會生到邊地下賤的地方去，何況你會托生去做畜生嗎？更不會了！邊地，就是很偏僻的地方；根本在中國來講，就是叫「蠻夷之地」。蠻夷，就說話也聽不

懂；好像現在湖南那個地方和廣東，以前中國人都叫這些個地方的人「蠻子」。蠻子，就是講話講得不清楚。說：「今也南蠻馱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，子倍子之師而學之。」說南蠻那地方的人，他們的舌頭短，講話就像雀鳥 birds 叫似的。中國普通講國語的人不懂他們的話，就叫他們「雀叫喚，雀仔叫」。在中國不是中間的地方，在國的一邊，這叫邊地。這邊地，人人都沒有知識，一點文化也沒有，沒有人認識字的；那個地方，地也不出產，人也最賤，這叫「邊地下賤」。那麼你能念〈楞嚴咒〉，就不會生到邊地下賤的地方去，更不會墮畜生了。

阿難！若諸國土，州縣聚落，飢荒疫癘，或復刀兵，賊難，鬪諍，兼餘一切厄難之地；寫此神咒安城四門，並諸支提，或脫閭上。令其國土所有眾生奉迎斯咒，禮拜恭敬，一心供養；令其人民各各身佩，或各各安所居宅地；一切災厄，悉皆銷滅。

「阿難」！「若諸國土，州縣聚落」：所有的無論任何的國家，無論哪一個國家，或者一個省，或者一個縣，或者一個鄉村。「飢荒疫癘，或復刀兵，賊難，鬪諍，兼餘一切厄難之地」：飢荒，就是沒有飯吃；或者天也不下雨，地下也不長東西；或者天上下雨下得太多了，地下東西又都被水淹死了。疫，就是瘟疫；癘，也就是很厲害的這種的疾病。疫癘就是一種傳染病，人得這種傳染病很快就死了。若是或者有飢荒，傳染病，或者又有打仗、賊難、鬥爭，並兼其他所有有厄難的地方。

「寫此神咒安城四門，並諸支提，或脫閭上」：你若能寫這〈楞嚴神咒〉放到城的四門上，和城上邊的缺口處，或者城牆上邊那種的垛口處——有砲臺或者有堡壘的地方，或者有房子的地方，或者在城牆上邊有看更的那個地方，都放上它。城上邊，有那個缺口處，就叫「支提」。

「令其國土所有眾生奉迎斯咒，禮拜恭敬，一心供養」：使令這個國家所有眾生，都迎接這個〈楞嚴咒〉；再恭敬叩頭頂禮，一心供養〈楞嚴咒〉，就像供養佛那麼樣恭敬。「令其人民各各身佩，或各各安所居宅地」：使令這一個國家的人民，每一個人身上都佩一卷〈楞嚴咒〉；或者每一個人，把它放到他自己所住的宅子裏邊。「一切災厄，悉皆銷滅」：所有的這一些個災或者厄難的事情都消滅沒有了。所以〈楞嚴咒〉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，你想也想不到，思也思不到的，它妙的地方也在這裡！

我們有的人修行，以為單單打坐就可以了；那你就不學經，這也是一錯誤的。或者有的人說單單誦咒、學經，就不打坐，這也就可以修行了；這也是不可以的。或者有的人，聽見這個咒這麼靈，他就單單念咒，也不修行了；這個也是一種太過的行為。因為修道無論修哪一種法，要求中道，不要太過，也不要不及；你太過，過猶

不及。

那麼這一部經所說這個咒固然是靈，但是你定力也要修的，反聞聞自性，修耳根圓通這種法門，也是最要緊的。你就誦咒的時候，你也應該要反聞聞自性，要自己迴光返照。我沒講嗎？誦這個咒，咒就是心，心也就是咒，心和咒分不開了，二而不二；這心和咒雖然是兩個，但是變成一個了，這叫「二而不二」。你能到這個樣子上了，你求什麼就能遂心如意，一定會有成就的；你能心和咒都合到一起了，這也正是你得到禪定的三昧，得到真正的定力了。所以這一點，我們每一個人要知道的。

阿難！在在處處國土眾生，隨有此咒，天龍歡喜，風雨順時，五穀豐殷，兆庶安樂。

「阿難」！「在在處處國土眾生，隨有此咒」：所有任何國家的眾生，如果能有〈楞嚴咒〉在這個地方，「天龍歡喜，風雨順時，五穀豐殷，兆庶安樂」：天上的龍也都歡喜了，也沒有狂風暴雨，也沒有這種的災害了，所有的五穀也都豐收，也都打得很多的糧食，所有的眾老百姓都很安樂平安了。兆，就是很多的數目。庶，就是一般老百姓。

亦復能鎮一切惡星，隨方變怪，災障不起，人無橫夭，杻械枷鎖不著其身，晝夜安眠常無惡夢。阿難！是娑婆界有八萬四千災變惡星，二十八惡星而為上首，復有八大惡星以為其主；作種種形出現世時，能生眾生種種災異。有此咒地，悉皆消滅；十二由旬成結界地，諸惡災祥永不能入。

「亦復能鎮一切惡星，隨方變怪」：又沒有惡夢的難。鎮，就是鎮壓住。因為有這個咒，就又能把一切的惡星，和那種隨時隨地都可以變很凶惡奇怪的怪現象，都給鎮住了。好像在這一個國家，有一個真正有智慧的大將軍來治理國家，這國家土匪也沒有了，壞人也都學好了，什麼事情都很順利的，這就叫「鎮」；因為你有這一個很有道德的人來做領袖，所以一切沒有道德的人就都服從他了，都要聽他指揮。這個咒，也就比方這有道德的一個領袖，所以把一切的不好的事情都給壓住了。

「災障不起，人無橫夭」：所有的災難和障礙都不能起來。前邊不講「大小諸橫」嗎？這橫，就是不正常，就不是好死。這橫死，就是或者撞車死，或者飛機失事死，或者掉到海裏淹死，或者被火燒死，種種的；總而言之，你不願意死就死了，這就是橫死。夭，就是夭折，小孩子沒有長好大就死了；夭，就是斷了，就是很小的，壽命沒有夠數就斷了；或者十歲、二十歲、三十歲，在三十歲以內死的，都叫「夭壽」。「杻械枷鎖不著其身」：杻械枷鎖都不會加到這個誦咒的人身上。枷，就是脖子上扛著枷；杻械，就是手上戴著手捧子和腳鐐子；那個腳鐐子就叫「鎖」。「晝

夜安眠，常無惡夢」：白天晚間睡眠的時候都很平安，沒有凶惡的夢，不會有鬼來欺負你。

「阿難」哪！「是娑婆界，有八萬四千災變惡星」：這娑婆世界，惡星很多很多的，數不過來那麼多。「二十八惡星而為上首，復有八大惡星以為其主」：有二十八個大惡星，它們做上首；又有另外八個大惡星，做這八萬四千個惡星的主。這二十八個大惡星雖然是惡星，這裏邊又這麼講，也可以做善星。在中國講二十八宿，這二十八宿管著四方，每一方有七個星，四七二十八，這叫「二十八宿」。在中國那個黃曆，就時限書上，每一天一個星辰值日，都有一定的；每一天是哪一個星，每一天是哪一個星，二十八天輪流一周，這叫「二十八宿」。這二十八宿，也就是「昂、畢、觜、參、井、鬼、柳；張、翼、星、軫、角、亢、氏；房、心、尾、箕、斗、牛、女；虛、危、室、壁、奎、婁、胃」。這是單單說一個字，不過不必一定翻譯它們的名字也可以了；這些很不容易翻譯的，所以也就不必講它了，知道這有二十八宿就可以了。

總而言之，這個地方若有善人，惡星也就變成善星；要是惡人在，善星也變成惡了。這並不是星惡，而是隨人的業報而感招這種星的善惡。在這個地方為什麼就說它是惡星呢？就因為表示〈楞嚴咒〉可以解除一切的災難；所以在這部經上就認為所有的惡星都是不吉祥的。你這個人也沒有什麼大善根，沒做什麼大的德行，當然它更不吉祥了；但是你能念〈楞嚴咒〉，這些個不吉祥的事情都可以變好了！

「作種種形出現世時，能生眾生種種災異」：這個惡星可以變化種種的形象，很醜怪的也有，很美麗的也有；它們出現於世的時候，能生出來一切眾生的種種災難。在中國，常常改朝換帝的時候，就有一種熒惑星出世。這熒惑星怎麼樣呢？就是變化成一個小孩子，他穿著一個小孩子穿的紅兜肚。他穿這個紅兜肚到處跑，就到處教小孩子唱歌；那麼這些小孩子一唱歌，這國家就要滅亡了。所以每逢國家改朝換帝的時候，這種惡星就出世了。異，就是變，就是不尋常的事情，變得很奇怪很不正常的境界，不是平常所可看見的。很奇怪的，突然間就有了一個特別的情形；總而言之，就是不吉祥的事情，這叫「災異」。

「有此咒地，悉皆消滅」：在有〈楞嚴咒〉的地方，這所有一切不吉祥的事情和一切的災難都消滅了。「十二由旬成結界地，諸惡災祥永不能入」：「災祥」這個「祥」字，或者是個錯字，應該是個「災殃」。在十二由旬內，都是結界的地方；諸惡災殃永遠都不會入到結界以內的地方。

怎麼叫「結界地」呢？譬如我們在這個地方念這〈楞嚴咒〉，衝著東西南北向哪一

面念，在這十二由旬內，都是結界的地方。這「由旬」，有小由旬、中由旬、大由旬；小由旬就四十里，中由旬是六十里，大由旬就八十里。那麼在十二由旬，就是九百六十里地以內的地方；向東去九百六十里，向南去九百六十里，向西去九百六十里，向北去九百六十里，這都是結界的地方。結界就是結邊界，這邊界以內，妖魔鬼怪都不准橫行，都不准不守規矩的；在九百六十里地以外，就不管了。所以什麼地方有這個〈楞嚴咒〉，這一般的人都得到好處。

是故，如來宣示此咒；於未來世，保護初學諸修行者入三摩地，身心泰然，得大安隱。

「是故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「如來宣示此咒」：釋迦牟尼佛宣示這〈楞嚴咒〉。「於未來世，保護初學諸修行者入三摩地」：在未來世，就是於現在我們這個時候，保護這所有一切初發心學道的所有修行人得到定力。「身心泰然，得大安隱」：身也泰然，心也泰然，得到特別安隱的境界，沒有什麼麻煩。

更無一切諸魔鬼神，及無始來冤橫宿殃，舊業陳債，來相惱害。

「更無一切諸魔鬼神，及無始來冤橫宿殃」：更沒有一切諸魔鬼神，和無始以來的冤橫宿殃。宿殃，就是前生這種的罪殃。「舊業陳債」：舊業，也是以前的這些個不好的業障；陳債，陳舊的這些個債務。或者我殺人家命，我也要還人家的命；我吃人家肉，也要還人家的肉；這所有的這些個宿殃陳債，都要還的。「來相惱害」：可是你若能誦持〈楞嚴咒〉，這一些個宿殃陳債，都不能來惱害你，它們都沒有辦法你了。

汝及眾中諸有學人，及未來世諸修行者，依我壇場，如法持戒，所受戒主逢清淨僧，持此咒心不生疑悔。

「汝及眾中諸有學人，及未來世諸修行者」：你阿難和所有眾中一切有學的人，和將來一切的修行人，就是我們現在這一切的人都包括在內了。「依我壇場，如法持戒，所受戒主逢清淨僧，持此咒心不生疑悔」：依照我所說這個方法來建立壇場；如法修行來持戒；所受這個戒的主若遇著清淨不犯戒這樣的僧人；能以執持這個咒心，對〈楞嚴咒〉一點都不生疑惑的心。

是善男子，於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，十方如來便為妄語。

「是善男子，於此父母所生之身不得心通」：如果這個好的男子，他能以依照我這個方法來修行，來造壇場，又遇著清淨的比丘給他受具足戒；若能有這種的因緣的

話，就在他父母所生這個身體，如果不開悟，不得到五眼六通的話，「十方如來便為妄語」：這十方的佛就是打妄語了。

說是語已，會中無量百千金剛，一時佛前合掌頂禮，而白佛言：「如佛所說，我當誠心保護如是修菩提者。」

「說是語已」：佛說完了這話之後，「會中無量百千金剛，一時佛前合掌頂禮，而白佛言」：會中很多很多很多的金剛，同時合起掌來，向佛頂禮，對佛就說了。「如佛所說，我當誠心保護如是修菩提者」：像佛所說的這個法門，我應該誠心保護像這樣修行菩提道的善男子。

爾時，梵王，並天帝釋，四天大王，亦於佛前同時頂禮，而白佛言：「審有如是修學善人，我當盡心至誠保護，令其一生所作如願。」

「爾時，梵王，並天帝釋，四大天王」：這大梵天王和天上的天主、四大天王。「亦於佛前同時頂禮，而白佛言」：也就在佛前站起來，同時向佛頂禮，對佛就講了。

「審有如是修學善人」：審有，就是果有。果然有像上邊所說修學的善人。「我當盡心至誠保護，令其一生所作如願」：我也就應該用我這懇切至誠的心來保護這個人，令他這一生之中所作什麼就都遂心滿願。

復有無量藥叉大將，諸羅剎王，富單那王，鳩槃荼王，毗舍遮王，頻那，夜迦，諸大鬼王，及諸鬼帥，亦於佛前合掌頂禮：「我亦誓願護持是人，令菩提心速得圓滿。」

「復有無量藥叉大將，諸羅剎王，富單那王，鳩槃荼王，毗舍遮王」：又有藥叉大將，所有羅剎王、富單那的鬼王、有鳩槃荼的鬼王、毗舍遮的鬼王。藥叉，就是捷疾鬼，跑得很快的。羅剎鬼就是可畏的鬼，見著它非常恐怖的，它也是一個很有邪術的鬼。前邊講過兩次了，富單那，就是熱病的鬼，又叫「臭鬼」，這是主熱病的；鳩槃荼，就是那個甕形的鬼，它專能魘魅人的。毗舍遮，又叫「毗遮闍」，他也是鬼王裏頭的一個很壞的鬼。「頻那，夜迦諸大鬼王，及諸鬼帥」：頻那，就是那個豬頭的使者；夜迦，就是那個象鼻的使者。還有豬頭的使者，象鼻使者，這一些鬼王和所有的一切鬼帥。

「亦於佛前合掌頂禮」：也在佛前向佛合掌頂禮。「我亦誓願護持是人，令菩提心速得圓滿」：我們也發誓願護持這個人，令這個人的菩提心很快就會得到圓滿。

復有無量日、月天子，雨師，雲師，雷師，並電伯等年歲巡官，諸星眷屬，亦於會

中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亦保護是修行人安立道場，得無所畏。」

「復有無量日、月天子，雨師，雲師，雷師，並電伯等年歲巡官，諸星眷屬」：又有無量日天子、月天子、下雨的雨師、興雲的雲師、打雷的雷公，及閃電的電伯等等年值的太歲星官，和諸星各自的眷屬。我們一般人不知道，在每一年有年值的官，就叫「太歲」；太歲就是這個年值的巡官。「亦於會中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也在這會中向佛頂禮，對佛說話了。

「我亦保護是修行人安立道場，得無所畏」：我們也發願保護這個修道的人安立在這個道場裏邊，得到無所恐懼這種的力量。

復有無量山神，海神，一切土地，水、陸、空行萬物精祇，並風神王，無色界天，於如來前同時稽首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亦保護是修行人得成菩提，永無魔事。」

「復有無量山神，海神，一切土地，水、陸、空行萬物精祇」：又有無量山上的神、海裏的神、一切土地神和水行、陸行、空行的萬物精靈，有這些個神。「並風神王，無色界天」：還有這個風神王，和這個無色界天的天人。「於如來前同時稽首，而白佛言」：在佛前一起就都向佛頂禮叩頭，對佛就說了，「我亦保護是修行人得成菩提，永無魔事」：我也保護這個修行的人，乃至於到他得成菩提，永遠也沒有什麼魔事。

爾時，八萬四千那由他恆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，在大會中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我等輩，所修功業久成菩提，不取涅槃；常隨此咒，救護末世修三摩地正修行者。」

「爾時，八萬四千那由他恆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」：當時有八萬四千百億那麼多的金剛藏王菩薩，「在大會中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在大會裏頭就站起來，向佛頂禮，對佛就說話了。

「世尊」！「如我等輩，所修功德久成菩提，不取涅槃」：就像我們這一類的人，所修的功德已經很久就開悟了，可是我們不入涅槃，為什麼呢？「常隨此咒，救護末世修三摩地正修行者」：就因為願意常護持這個咒，救護末法的一切眾生；他們修禪定的，真正修行的這一般人，我們都保護著他。

世尊！如是修心求正定人，若在這道場及餘經行，乃至散心遊戲聚落；我等徒眾，常當隨從侍衛此人。縱令魔王、大自在天求其方便，終不可得；諸小鬼神，去此善人十由旬外，除彼發心樂修禪者。世尊！如是惡魔，若魔眷屬，欲來侵擾是善人者；

我以寶杵殞碎其首，猶如微塵，恆令此人所作如願。

「世尊」：這一切的金剛藏王菩薩又說，世尊！「如是修心求正定人」：像這樣去修行身心，想求得到真正的定力，得到三摩地這個人。「若在這道場及餘經行」：或者他在道場裏，或者在其他的道場那麼經行。經行，就是來回這麼走來走去的；因為修行人坐這兒是打坐用功，那麼站起來走路，也是一樣用功的。坐那兒，修禪定的功夫；站起來，就修誦持三昧，或者誦咒，或者念佛，這麼一邊走路一邊持咒，這樣子叫「經行」。「乃至散心遊戲聚落」：乃至於你也不修定，也不入道場，也不經行，在這個散心的時候，或者到外邊其他的小城市、鄉村去旅行的時候；旅行的時候你都可以持咒的。

「我等徒眾，常當隨從侍衛此人」：這八萬四千金剛藏菩薩說，你若是誦持〈楞嚴咒〉有了功夫，有了受用的人，我們這八萬四千金剛藏菩薩和我們的徒眾眷屬，都隨從保護著你；到處就像那當兵的侍候官長一樣，你到什麼地方，往那個屋裏一坐，那門口就有站崗的了，給你守護著門口，保護著你。

「縱令魔王，大自在天求其方便，終不可得」：就縱然叫這個魔王和大自在天等，想找他一個漏洞，找他一個麻煩，就沒有辦法可以來給他麻煩的。「諸小鬼神，去此善人十由旬外」：這是那個魔王和大自在天尚且如此，那一切的小鬼神、小鬼兒、小神，他要離開這個善人八百里地之外。「除彼發心樂修禪者」：除非這個小鬼神他發心願意聽經聞法，願意修禪定的。這樣的人，那麼他可以來到這兒參加這個道場，可以隨喜這個法會，可以來聽經，他自己願意的；如果他不願意的，就一定要走出八百里地以外去。

「世尊」：金剛藏王菩薩又叫一聲世尊。「如是惡魔，若魔眷屬，欲來侵擾是善人者」：像這一類的惡魔，和這魔王的同類，他想來侵害擾亂這個修善的人。什麼樣的呢？就好像現在到每一個城市，令每一個城市人暴動，令每一個城市人放火殺人，搶東西；這默默中，都有一個魔王操縱著這種的事情。默默中，一般人是不知道的；你要是修佛法得到有真正的定力了，那有善根的人，開佛眼的人，都可以知道這種的情形是什麼樣子。但是這個魔，他的法術很大的，甚至於比佛法還大。佛法你要修行很久，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修行，或者只得到一點的好處；他那種的魔，喔！很迅速地，他就修得很有神通。所以現在在每一個城市起暴動，甚至世界上每一個地方發生一切麻煩的事情，默默中都有魔王在那兒主持的。但是若有人會念〈楞嚴咒〉，這整個世界的魔王就都老實一點；如果你沒有人念〈楞嚴咒〉，那它就得便了，隨隨便便就擾亂這個世界上。

「我以寶杵殞碎其首，猶如微塵」：金剛藏王菩薩說的，我用我這個寶杵把他頭給打碎了它。碎得什麼樣子呢？像微塵那麼碎。「恆令此人所作如願」：常常使令這個修善的人都遂心滿願。啊！你看這個！這護法金剛藏菩薩厲害不厲害？把這個頭給打碎得像微塵那麼碎，你說這要用多大的力量？其實我告訴你，並不需要金剛藏王菩薩的寶杵打到頭上，他這個頭就會碎成這個樣子了；只需要金剛藏王菩薩心裏這一動念，說：「我要你那個頭碎如微塵！」他已經就碎了，不需要用那個寶杵打的；因為那個金剛藏王菩薩他這種三昧的定力可以摧碎一切的，不一定要拿著寶杵打上才碎的。

你們大家說，這個金剛藏王菩薩，他現在用寶杵把人的頭給打碎了，這犯的是哪一條戒？知道不知道？我現在先問這個問題，把惡魔的頭給打碎得就像微塵那麼碎，這是犯的哪一條戒？這個魔王他想來使令這個人不修道，他雖然是魔，可是金剛藏菩薩已經是菩薩了，他把這個魔的頭給打碎了；你們有的說犯殺戒的，有的說沒有犯戒的，還有說是怎麼樣？再找一找！問問還有什麼意見的？倒是犯的對？是不犯的對？問一問！你們大家來評論！

阿難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輩愚鈍，好為多聞，於諸漏心未求出離；蒙佛慈誨，得正薰修，身心快然，獲大饒益。世尊！如是修證佛三摩提，未到涅槃，云何名為乾慧之地四十四心？至何漸次得修行目？詣何方所名入地中？云何名為等覺菩薩？」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；大眾一心佇佛慈音，瞪瞞瞻仰。

「阿難即從座起」：阿難當時就在座起身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。「我輩愚鈍，好為多聞，於諸漏心未求出離」：他說，我們這一些個有學的人，非常地愚癡喔！非常地愚蠢哪！而且根機漏劣而鈍，我們就歡喜讀書，歡喜用記問之學，在一切有漏的思想行為上，不求出離有漏的這三界火宅。「蒙佛慈誨，得正薰修，身心快然，獲大饒益」：我們現在得到佛來教誨我們，得真正的法門來薰修；我們身和心都非常快然，得著很大的利益。

「世尊」！「如是修證佛三摩提，未到涅槃」：我們像這樣來修行證果，證得佛的定力，我們沒有得到涅槃。「云何名為乾慧之地四十四心」：怎麼叫乾慧之地四十四心？這乾慧地和四十四心後邊都有講，所以現在不需要詳細講它。「至何漸次得修行目」：到什麼次第，得修行的這種名目？「詣何方所名入地中？云何名為等覺菩薩」：造詣到什麼地方，名為十地菩薩？怎麼樣才叫等覺菩薩？

「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」：阿難說完了這話之後，和一切大眾都五體投地。「大眾一心，佇佛慈音，瞪瞞瞻仰」：不眨眼，不閉眼，這麼睜著眼睛看著，但是什麼也

沒看見，這叫「瞪瞞」。大眾一心等待佛慈悲的音聲來開示，就這麼瞪著眼睛，好像看不見東西似的瞻仰佛，等著佛說話呢！你說佛說個什麼？

爾時，世尊讚阿難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等乃能普為大眾，及諸末世一切眾生修三摩地求大乘者，從於凡夫終大涅槃，懸示無上正修行路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！」阿難，大眾，合掌剖心，默然受教。

「爾時，世尊讚阿難言」：爾時，就是當爾之時，當什麼時候呢？就是在大眾瞪瞞瞻仰這個時候，世尊看見阿難和大眾這樣的誠懇，所以就讚歎阿難說：

「善哉！善哉」：你真是一個善男子啊！你真是一個善男子！你好得很！「汝等乃能普為大眾，及諸末世一切眾生修三摩地求大乘者」：專為大眾，就不是自私自利的。你們這一些個有學的人，乃能不為自己，而是為大眾，和所有末世的這一切眾生，他修正定正受，求大乘菩薩法，想要行菩薩道，自利利他這樣的人。

「從於凡夫終大涅槃，懸示無上正修行路」：從凡夫這個地方，終止到大涅槃這個果位上，你們現在預先就想要知道這個無上的真正修行的道路。涅槃，就是不生不滅。懸，就是還沒有到這個時候。因為什麼叫「懸示」呢？因為現在他們是正在發心，正在求大乘的法的時候，還沒有得到大涅槃這種的果位上；那麼現在他們就先想要知道這種修行的方法。「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」：你現在諦實而聽，你就注意聽，我現在可以給你們大家講。

「阿難，大眾，合掌剖心，默然受教」：阿難和這所有在會的大眾，合起掌來，把心裏所有的雜念都剔除乾淨了；那麼大家都不講話了，默默然來聽釋迦牟尼佛開示。怎麼叫「剖心」呢？就是把這心裏頭的雜念，癡心妄想，狂心野性，所有一切的「身、邊、戒、見、邪」五利使，和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」五鈍使；這些個種種的東西，都把它剔出去，都不要了。就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我們用木頭剖舟一樣；用木來刻一個舟，就一個大的木頭，把中間掏空了它，就拿它做一艘船。這表示我們人心裏有這些個雜念，太多了，現在要把這些個雜念都剔出去它，都把它弄乾淨了，所以這叫「剖心」。

佛言：「阿難！當知：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。本來無有世界、眾生，因妄有生，因生有滅；生滅名妄，滅妄名真，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轉依號。」

「佛言：阿難！當知」：佛就對阿難說，阿難！你應該知道。「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」：本來這個妙覺性是個圓明的；什麼名相都沒有的，也沒有名，也沒有相。這

個妙性；微妙的性，就是本來的覺性，就是本來的自性，也就是本來的佛性。它什麼名相都沒有的，你說出來一個名字，已經有了執著了。《金剛經》上所謂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；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所有的一切有相的東西，都是虛妄的；你若看見這所有的相，等於虛空一樣，就見著佛的法身了。你因為沒能除去你這執著相，你見著什麼相，就著到什麼相上，所以這就有了相了。為什麼本來這個妙覺性沒有名相呢？

「本來無有世界、眾生，因妄有生，因生有滅」：就因為本來也沒有一個世界，也沒有個眾生。這有世界，有眾生，都因為起惑造業，而有了眾生受果報。因為這虛妄，就有了生；因為有生，所以就又有了滅；若沒有生，也就沒有滅。「生滅名妄，滅妄名真，是稱如來無上菩提及大涅槃二轉依號」：這生生滅滅，滅滅生生，都是由虛妄造成的，並不是真實的；你妄沒有了就叫做真，就是個真存在了。所以你真了，到這個真如自性上，這也就是自己的佛性；這種的，就叫如來無上的菩提及大涅槃這兩種轉依的名號。

阿難！汝今欲修真三摩地，直詣如來大涅槃者，先當識此眾生世界二顛倒因；顛倒不生，斯則如來真三摩地。

「阿難」哪！我現在告訴你，「汝今欲修真三摩地，直詣如來大涅槃者」：你現在想要修行大乘菩薩法這個真正的定力，直接地就到如來那個地位，得了大涅槃，證得常、樂、我、淨這四種的德。常，永遠都不會變的；樂，這是得到真正的快樂；我，得到自己這個真我；淨，永遠也清淨的；涅槃有常、樂、我、淨這四種的功德。

「先當識此眾生世界二顛倒因」：你首先應該認識眾生和世界有兩種顛倒的因素。

「顛倒不生，斯則如來真三摩地」：如果你能把這個顛倒認識了，顛倒不生了，那麼這就是如來真正的定力。

阿難！云何名為眾生顛倒？阿難！由性明心性明圓故，因明發性；性妄見生，從畢竟無成究竟有。此有所有；非因所因。住、所住相，了無根本；本此無住，建立世界，及諸眾生。

「阿難」！「云何名為眾生顛倒」：怎麼樣才叫眾生的顛倒呢？「阿難」！你知道嗎？「由性明心性明圓故，因明發性」：這個妙性明心是本性圓明而照一切諸相，本來的覺體就是明的，你不能在明這個覺體上再要給它加上一個明。因為你想要在本有自性這個明覺上，又加一個明的緣故，這一念的妄動，你由真起妄，依著這個如來藏性，生出一種無明，就發出這種業相的性，就是造業的相那種性。所以本來

是如來藏性，現在就生出一種無明；無明就是一種惑，就是不明白了；由有疑惑，所以就造出業來了；造出業，這種業性就變成是一種妄。

「性妄見生，從畢竟無成究竟有」：因為這個性妄了，妄見就生了；生出這種種的相，所以從本來是沒有的，因妄而就有了有，所以就有了一種生死。這一段的文，也就是因為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這還是說前邊所說那三種的細相，六種的粗相。三種的細相是什麼呢？就是業相、轉相、現相。因為在依真起妄這個時候，就首先生出一種業相，就是無明的業相；生出無明業相，以後，就生出一種轉相；這一轉，就是造了業了。先起惑，然後造業；造業，就要受報，那麼又生出來一種現相了。

然後因為生出轉相，生出種種的迷惑來，又生出六種的粗相：頭一個就是智相；就是世間智慧的相。這個智相生出，又生出一種相續相；就接連不斷的這種相。相續相生出來，然後就又生出來執取相；這執著而取。執取相生出之後，就生出來一種計名字相，這第四；計，就是計較、計算。生出計名字相以後，就又生出來一種起業相。第六，就是業繫苦相，就受苦報了。

「此有所有」：此有，就是這個無明；所有，就是那個三細。因為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在這個無明的上邊，就生出三種的細相來。「非因所因」：因，當個依字講。什麼非因呢？無明為這三種的細相所依；但是這個相的這種所依，並不是真正的所依，而是虛妄造成的一種虛妄相，所以就是非依。本來好像這三種細相依著無明，無明是它的所依，但是也不是。因為什麼呢？無明根本就沒有一個自體；無明既然沒有自體，這三種細相，又怎麼能依無明呢？所以「非因所因」，無明不是這三細它所依的。

「住、所住相，了無根本」：住，眾生為能住，無明就為所住。可是眾生和眾生所住的這個相——無明，根本就沒有一個根本；沒有根本，就是它沒有一個什麼基礎，沒有給它一個背景。「本此無住建立世界，及諸眾生」：本來既然沒有所住在這個上，所以就在這個虛妄沒有實實在在的東西上，就建立成一個世界，和這所有的一切眾生。所以這些都是虛妄而有的，並不是實實在在有的。

迷本圓明，是生虛妄；妄性無體，非有所依。將欲復真，欲真已非；真真如性，非真求復，宛成非相。

「迷本圓明，是生虛妄」：迷，就是依真起妄。如來藏性本來也無名無相，由這個如來藏上生出無明，這迷了；既然迷了，把本有的圓明覺性也不認識了。因為不認

識自己本有的圓明覺性，所以就好像一個失去家鄉的人一樣，於是乎就生出來虛妄。

「妄性無體，非有所依」：可是雖然依真起妄，這個妄性並沒有一個自體，它是依真起來的；起來，它也是一個虛妄生出來的，沒有自體。既然這個無明沒有自體，所以那個三細也就不可以依靠得住它。

「將欲復真，欲真已非」：所以你若想返本還原，恢復到自己本有的佛性上；你一共有這個求真的心，已經就是妄了——又生出妄來。你若是想恢復本有那個真，你就不要在那個覺上再加個明；不要再頭上安頭，不要騎驢覓驢。你騎著個毛驢，還要找毛驢；說我要真了，這已經就非了。

「真真如性，非真求復，宛成非相」：這個真的真如自性，你只要把無明沒有了，就是真嘛！不是說我再恢復我那個本有的真，不必再求了！可是因為你無明沒有破，你要求個真的，說我再恢復我那個本有的真；怎麼能可以求得真呢？所以宛然就成了一個沒有真的這個相了。你因為什麼沒有真？就因為你有無明；你知道了無明沒有自體，所以也不除妄想不求真。「破無明，顯法性」，無明沒有了，法性自然就現前了，你也不必再求真了。你沒有明白這個無明，沒有把它破了，所以你現在才是虛妄的。在本來你就不需要求真的，也不需要斷妄的，你只要破無明就可以了；但是你不破無明，你只要想求真，這是所謂「捨本逐末」。你應該先破無明；你無明破了，三細也沒有了，六粗也自然就都沒有了。

非生，非住，非心，非法，展轉發生；生力發明，熏以成業。同業相感，因有感業，相滅相生；由是故有眾生顛倒。

「非生，非住，非心，非法，展轉發生」：非生，就是說的生相的無明，也就是說的這個無明。住，這是說的業識；業，是業障；識，就是八識。這業識，就屬於住相；那無明，就屬於生相。見分就屬於心，相分是屬於法的。可是這一些個，無論是無明，是業識，是見分、相分，這些個也都好像前邊所說的那樣，它沒有根本，沒有自體，都是一些個虛妄而有的；雖然虛妄而有的，可是它這個病一生出來，就會互相傳染。好像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這都互相有連帶的關係。

「生力發明，熏以成業」：這互相展轉來發生了這種生生化化的生力，因為以上這些個無明，業識和見分、相分，這互相幫助，你幫助我，我幫助你，你藉我一點力量，我藉你一點力量，大家互相這麼展轉，就發生一種的力量。這個力量再擴大了，再發明到極點；於是乎這麼大家在一起熏習，就成了一種業障，業報。

「同業相感，因有感業，相滅相生」：這業若相同的，它就互相有一種的感應；因

彼此互相通著，互相能有一種的感應的關係，於是乎就造成有相滅、有相生。「由是，故有眾生顛倒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就造成了有眾生，眾生又生出了一種顛倒。

阿難！云何名為世界顛倒？是有、所有，分段妄生，因此界立；非因、所因，無住所住，遷流不住，因此世成。三世、四方和合相涉，變化眾生成十二類。

「阿難！云何名為世界顛倒」：阿難！什麼叫「世界顛倒」呢？我再給你講一講，你聽一聽。「是有、所有，分段妄生」：是有，就是無明；所有，就是眾生的這種根身。怎麼叫分段呢？分，就一分一分的；段，就是一段一段的。因為我們從生至死，每一個人有一個身體，這叫一分；由生到死，這又是一段。這個無明和眾生的根身，因為我們生出無明，生出不覺來了，於是乎妄生；就好像吃了迷魂藥，又好像喝醉酒似的，也不知道做一些個什麼好，所以就隨業的漂流，造什麼業，就受什麼果報。「因此界立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就有了世界的空間成立了。

「非因，所因，無住所住」：非因是這個世界，所因是這個無明。無明本來沒有什麼基礎，是空的；雖然是空的，不可以做一個因；但是它就因為虛妄，就生出世界，就拿無明為這世界一個因。這個世界本來也是空的，它也沒有所住的，可是因為眾生生了一種妄執，生了一種妄情，所以好像就有所住似的。有所住，這都是眾生的一種業識感現的。

「遷流不住，因此世成」：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本來是空的，本來是沒有的，本來無可為因的，也本來無所住的，那麼它生出一種妄執，就有因有住了。所以這種情形也不停止的，它遷流變化，來回輾轉。在前邊不說「展轉」？因為這種種的關係，就成了一個世，有這個世界的時間成立了。

「三世、四方和合相涉」：這個世成了，就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這三世；這個界就有東、西、南、北這四方。這麼互相融和合作這麼相涉，你藉我的力量，我藉你的力量，又互相涉入。「變化眾生成十二類」：三世、四方相涉有一種變化，所以就生出來有眾生，這個眾生就有十二類。在下邊會講的。

是故世界因動有聲，因聲有色，因色有香，因香有觸，因觸有味，因味知法。六亂妄想，成業性故，十二區分由此輪轉；是故世間聲，香，味，觸，窮十二變為一旋復。

「是故世界因動有聲，因聲有色，因色有香，因香有觸，因觸有味，因味知法」：所以這個世界因為動的相，就有一種聲塵；因為這個聲塵有了，然後又有個色塵；

有這個色塵，然後就又引出來有香塵；因為這個香塵，又引出來觸塵；因為觸塵，又生出來一種味塵；因為有味塵，然後才知道有法塵。

「六亂妄想成業性故」：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六種，是亂的妄想，它們互相作怪，互相作賊，互相打劫；這六亂妄想造成了一種業性，這個業性成就了。「十二區分由此輪轉」：在成就眾生的業性，就因此也分出有十二種分別。也是由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六塵，有種種互相輾轉的關係，所以就有十二種的區分，受六道輪迴來轉。

「是故，世間聲，香，味，觸」：所以，這個世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六塵，「窮十二變為一旋復」：就變一次又一次，變了十二變，每到十二變就為一週。

乘此輪轉，顛倒相故；是有世界卵生，胎生，濕生，化生，有色，無色，有想，無想，若非有色，若非無色，若非有想，若非無想。

「乘此輪轉，顛倒相故」：由六塵和十二類的眾生互相來輪轉，這生出一種顛倒相。「是有世界卵生，胎生，濕生，化生」：所以這個世界上，就有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這四種。卵生的因緣最多，要有四種的因緣才能生出；什麼四種因緣呢？要父緣、母緣、它自己的業緣，再加上一個煖緣。胎生有三緣，就是父緣、母緣，加自己的業緣。濕生有兩種的緣，它要自己的業緣和一種濕緣，才能生出來。化生是一緣，就憑自己的業識，自己願意化生什麼，它就化生；自有化無，自無化有。

「有色，無色，有想，無想」：又有有形相的，沒有形相的，有思想的，連思想都沒有的。「若非有色，若非無色，若非有想，若非無想」：又有不是有形色的，也不是無形色的，不是有想，也不是沒有想的。這統起來十二種，就是十二類眾生。

阿難！由因世界虛妄輪迴，動顛倒故，和合氣成八萬四千飛沉亂想；如是故有卵羯邏藍流轉國土，魚，鳥，龜，蛇，其類充塞。

「阿難」！「由因世界虛妄輪迴，動顛倒故」：因為這個世界依真起妄，在這個無明上頭生出來三細，六粗這種種的虛妄相，在輪迴裏邊轉來轉去。因為生一種業，這個業就是屬於動；動，就更生顛倒了。「和合氣成八萬四千飛沉亂想」：氣成，也就是這種業就造成了。由這個顛倒的原因，虛妄和合，就有一種業造成了，就有八萬四千種飛沉的亂想。飛，就屬於鳥之類的；沉，就屬於龜蛇之類的。

「如是故有卵羯邏藍流轉國土」：羯邏藍，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叫「凝滑」；凝，是凝結；滑，是滑溜溜。言其好像牛奶凝結在一起那個樣子，這是男女這種的精凝結

到一起。那麼這是卵生，就在菟小雞子的時候，那個卵剛要變雞的最初那一個禮拜，這叫「卵羯邏藍」。「胎因情有，卵因想成」；因為想，就有這個卵。「卵四緣生」，前邊已經講卵生要具四緣，就是要有父緣、母緣、自己的業緣，還加上煖緣，才能有卵生。流，是流通；轉，是運轉。那麼有往這邊流，往那邊流，往這邊轉，往那邊轉，這叫「流轉」。就像這種情形，所以就有這個卵在國土裡頭互相這麼通著，互相都有連帶的關係。

「魚，鳥，龜，蛇，其類充塞」：這不單說這四種，這就說，所謂水裏頭的東西，這叫「潛」；天上飛的東西，這叫「飛」。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，有飛、潛、動、植。飛，就是天上飛的東西；潛，在水裏頭的東西；動，就是一切動的東西；植，就是植物。那麼現在這兒，這是單講的飛的和水裏潛的，沒有講動，沒有講植。魚、鳥、龜、蛇這一類飛潛的生靈，充塞世界每一個國家。

由因世界雜染輪迴，欲顛倒故，和合滋成八萬四千橫豎亂想；如是故有胎遏蒲曇流轉國土，人，畜，龍，仙，其類充塞。

這一段文，是講胎生。「胎因情有」，怎麼有了胎了呢？就因為有這種愛情；有情感衝動，男女交媾，然後就結成胎，這是人。那麼畜生和龍、仙，都是有這個情形。

「由因世界雜染輪迴，欲顛倒故」：雜染，就是不清淨的，夾雜而染污。輪迴，這裡也可以說是六道輪迴：天、阿修羅、人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；也可以說就是在人、畜和龍、仙裏邊互相地輪迴。這種的愛欲心顛倒，不應該做的他去做，這就叫「顛倒」；不合乎道理，這也叫「顛倒」。「和合滋成八萬四千橫豎亂想」：滋成，也就是造成；就是成就這個業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要互相和合而滋成，有這個八萬四千種橫想，豎想，這種種亂想。

「如是故有胎遏蒲曇流轉國土」：像這樣子，所以就有軟肉胎形，在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子流轉。這個胎，方才已經講過，他是因為情有的；它具足三緣，就是父緣、母緣和自己的業緣，而不需要煖緣。這個「遏蒲曇」，是在第二個禮拜的時候。這個胎，第一個禮拜叫「羯邏藍」，第二個禮拜叫「遏蒲曇」；遏蒲曇就叫「軟肉」，這個肉是很軟的。「人，畜，龍，仙，其類充塞」：人、畜、龍和這一切的仙類，也充滿每一個國土的每一個角落。

由因世界執著輪迴，趣顛倒故，和合煖成八萬四千翻覆亂想；如是故有濕相蔽尸流轉國土，含蠢蠕動，其類充塞。

「由因世界執著輪迴，趣顛倒故」：這個執著，就是有一種固執不通，而著住不化的執著性；因為有這種執著性，所以也有輪迴，因為這種趣向顛倒的緣故。由這兒走到那兒去，由那邊走到這地方，這叫「趣」；趣，就是趣向，趣向那個道路。胎然後是濕生，這個濕生有兩緣，就是自己的業緣和一種濕的緣。「和合煖成八萬四千翻覆亂想」：互相和合，而發生一種煖業所成就的這種八萬四千翻覆的亂想。翻，是翻過來調過去的，這來回翻來翻去的；覆，就是覆蓋著。

「如是故有濕相蔽尸流轉國土」：蔽尸，就是蠕肉。因為這個，所以有濕生的軟體眾生，在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子流轉。「含蠢蠕動，其類充塞」：含，就是一切含靈；蠢，它有一種靈性，但是很蠢笨的；蠕，就是這蟲子牠會爬；動，就是其中會動彈的這種的東西。這濕生，有的地方有水氣，就會有一種生物生出來，這屬於濕生。這一種的種類，也到處都有，無論哪一個地方都有。我們人看不見，這個人與畜生，這十二類的眾生，都互相有連帶的關係，互相通著的。

由因世界變易輪迴，假顛倒故，和合觸成八萬四千新故亂想；如是故有化相羯南流轉國土，轉蛻飛行，其類充塞。

這個是化生；化生只有一緣，只有自己的業，它願意喜新忘故。所以怎麼叫「化生」呢？有的老鼠就化成蝙蝠了，會飛；有的雀鳥又會變成魚，牠又變成水裏頭的動物；有的蟲子就會變成蝴蝶；這是一種生物裏邊的互相來回變化。

「由因世界變易輪迴，假顛倒故」：因世界變易輪迴，這一種假顛倒的緣故。假，就是假藉 lent；你借我的東西，我借你的東西，所以就互相有變易了，這假藉顛倒。「和合觸成八萬四千新故亂想」：所以又有一種和合觸成了八萬四千種新的想，舊的想。故，就是故舊的；新，就是新鮮的。有的就厭故喜新，對於這個故舊的東西就不歡喜了，願意再換一個新的。好像牠做這個雀鳥，不願意做了，願意做一個蛤蟆，就變成一蛤蟆在水裏頭住著；有的在蟲子，不願意做了，牠又變成了一隻蝴蝶；牠這老鼠不願意做了，牠又變成一隻蝙蝠。這互相來變化，這叫「化生」。

「如是故有化相羯南流轉國土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就有化生的硬肉在這國土裏流轉，轉來轉去。化相，就是化生的相。羯南，就是硬肉；以後那八種的生，都是以這個硬肉做比喻了。「轉蛻飛行，其類充塞」：或者在地下行的，會變成飛的東西；在空中飛的東西，又會變成在水裏生活的東西，所以這互相變化；這一個種類的東西，也充塞世界。

由因世界留礙輪迴，障顛倒故，和合著成八萬四千精耀亂想；如是故有色相羯南流

轉國土，休咎精明，其類充塞。

「由因世界留礙輪迴，障顛倒故」：這是那個有形色的。留，就是滯留；礙，就是障礙。因為世界的滯留障礙，有這種輪迴，它種種事情都有一種障礙，而造成顛倒之故。「和合著成八萬四千精耀亂想」：它是因執著這種業，造成八萬四千種精明照耀的亂想，這種東西很精明的，想得也很聰明的。

「如是故有色相羯南流轉國土」：像這樣子，所以就有有形色的這種硬肉在每一個國家這樣子流轉。「休咎精明，其類充塞」：休，是吉祥的事情；咎，就是不吉祥的事情；精，是很精明的東西。這種有形的東西，有的人見著它，就很吉祥的；有的人見著，很不吉祥的。這種東西雖然有形，但是也不是常見的；雖然不是常見的，但是可也有這種東西。這一種類的眾生，也充塞世界，充塞這個宇宙。

由因世界銷散輪迴，惑顛倒故，和合暗成八萬四千陰隱亂想；如是故有無色羯南流轉國土，空散銷沉，其類充塞。

「由因世界銷散輪迴，惑顛倒故」：因為這個世界有銷散的這種識和業在輪迴，由這個無明顛倒的緣故。惑，就是不明白。銷，就是沒有了；散，就是散了。可是雖然你看不見它，說是銷了，散了，但是它還是有這種的識和業在虛空存在的；所以也有這種輪迴。「和合暗成八萬四千陰隱亂想」：和合起來，就暗暗有這種業成就了，成就八萬四千種很不容易見著的這種亂想，很細微的。這是講的無色眾生；無色，就是無色界天。

「如是故有無色羯南流轉國土」：像這樣子，所以就有這種無色相的眾生在這每一個國土流轉著。「空散銷沉」：這屬於無色界天，就空無邊處天、識無邊處天、無所有處天、非非想處天這四空處。空，就是空無邊處天；散，就識無邊處天；銷，就無所有處天；沉，是非非想處天。這個地方，它沒有身體，沒有這個色相的。「其類充塞」：這四空處是有眾生，但是眾生沒有色相，只有一個業識。所以這一類的眾生，也充塞宇宙，充塞世間。

由因世界罔象輪迴，影顛倒故，和合憶成八萬四千潛結亂想；如是故有想相羯南流轉國土，神鬼精靈，其類充塞。

「由因世界罔象輪迴，影顛倒故」：由於這種的眾生它有一種的想像，就是鬼神精靈之類的。鬼神都有一種影顛倒，最初它的因緣是影顛倒。「和合憶成八萬四千潛結亂想」：由這種業造成有八萬四千種潛伏結集到一起的這種亂想。潛，潛伏著，

人所不知道的；結，就是結集。

「如是故有想相羯南流轉國土」：羯南，是硬肉。像這樣子，故有妄想造成的這個硬肉，也是互相那麼流轉到每一個國土去。這個想可不是卵生那種想，它這種想是由它的妄想造成的。那麼這種有想的眾生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「神鬼精靈，其類充塞」：這精靈，鬼神，它的眷屬也到每一個角落都有。這個鬼神，有的是屬於邪神，有的是正神。這鬼，也有的是菩薩示現的鬼王，有的真正是一種不正當的鬼。這個精靈，是完全一種不正確的；說那個人古靈精怪的，就是言其這個人不是一個好人。那麼這個精靈，就是一些個妖怪；這些個妖怪的種類太多了，有說不完那麼多。

由因世界愚鈍輪迴，癡顛倒故，和合頑成八萬四千枯槁亂想；如是故有無想羯南流轉國土，精神化為土，木，金，石，其類充塞。

「由因世界愚鈍輪迴，癡顛倒故」：因為世界有這一種愚癡而暗鈍的關係，就造成輪迴；所以就有這一些個魑魅魍魎，由這一些個愚癡的顛倒造成的。「和合頑成八萬四千枯槁亂想」：和合這種愚癡的業，所造成的這八萬四千種枯槁的亂想。他這種亂想，想得非常枯槁。

「如是故有無想羯南流轉國土」：在這前邊是有想，這是無想了。因為這樣子，所以才有無想的一類眾生，到每一個國家去輾轉互相流轉。「精神化為土，木，金，石，其類充塞」：因為它思想枯槁，所以它的精神就化為土、木、金、石，它這種的種類也充滿每一個角落，每一個地方。

怎麼說這個精神會化為土木金石呢？好像在香港有一座望夫山。據說有一個女人，她的丈夫去當兵，總也不回來；她就每一天都抱著一個小孩子，到那個山上去望。久而久之，她這種精靈所感，「精誠所感，金石為開」，這個女人她自己就變一塊石頭，那個石頭永遠好像揹著個小孩子在那兒站著，總那麼望似的；離著很遠就看見了，那叫「望夫山」。這種精神化為土木金石的情形，是很不容易令人相信的；可是這種情形還的確是有的，在中國，人化成石頭，這種事情是很多的。

還有人那個精神可以變種種的東西，都有的。說一個例子來講，譬如我們人火氣最大；火性大到極點，他這個精神就會變成甚麼呢？他這種火就會變成那個在煤礦裏的煤了。因為甚麼變成煤呢？就因為他火性大，所以他和這火相合，就化成那個煤炭了。所以那煤炭，你用火一點，它很快就著火的，這都是由人的精神所化成的。還有，金、木、水、火，土這五種，你這個人和哪一類相近，如果你太接近了，就會變成這種東西；這也是因為一種執著，也是因為一種枯槁的亂想，所以有這種的

情形發生。那麼將來會不會再變回來做人呢？可以的；不過不知道要多少時間，這個時間太久了！

由因世界相待輪迴，偽顛倒故，和合染成八萬四千因依亂想；如是故有非有色相，成色羯南流轉國土。諸水母等以蝦為目，其類充塞。

「由因世界相待輪迴，偽顛倒故」：因為這世界互相對待著，它輪過來，迴過去，是虛偽的這種顛倒想的緣故。「和合染成八萬四千因依亂想」：這種和合的性，染成有八萬四千因依亂想。因依，也就互相依賴著，你依賴我，我依賴你；有這種的亂想。「如是故有非有色相，成色羯南流轉國土」：因為像這樣子，所以就有這個非有色相，它還寄生在有一種色的硬肉上，在每一個國家流轉著。這是非有色這一種的眾生。

「諸水母等以蝦為目」：就好像這個水母等，它自己沒有眼睛，它以蝦做它的眼目。據說這水母，就是在水裏頭的一種泡沫；雖然是泡沫，但是它也是這一類的眾生，它必須要和蝦在一起，以蝦為目。「其類充塞」：這一類的眾生，也到處都有的。

由因世界相引輪迴，性顛倒故，和合咒成八萬四千呼召亂想；由是故有非無色相無色羯南流轉國土，咒咀厭生，其類充塞。

這種是非無色。怎麼非無色呢？因為它本來沒有形色，但用咒術一呼召，它就有了，所以又不是沒有。

「由因世界相引輪迴，性顛倒故」：因為這世界互相引，你引我，我引你，這有一種輪迴性而有這種性顛倒故，「和合咒成八萬四千呼召亂想」：所以就和合有一種咒，就會有這一種的成就，成八萬四千呼召亂想。呼，前幾天不是說有「勾召法」嗎？這勾召法，也就又叫「呼召法」，就是呼它的名字，叫它來。本來平時你沒有看見它，但是你一誦這個咒，它就現形了，你或者就有的時候會看得見的。這呼召，雖然說是鬼神之類的，但是這是一種咒神，不是一種普通的鬼神。

「由是故有非無色相無色羯南流轉國土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就有這一種的鬼神、護法；非無色相，也或者有這種並非沒有色相而又無形的邪神，在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子流轉。「咒咀厭生」：在西藏密宗裏頭，就有這個法。他不願意活著，他或者念一個咒，七天修這個法，就可以死；那麼他不但可以叫自己死，又可以叫其他人死，他這個咒是很靈的。「其類充塞」：這一類的眾生也充滿法界。

由因世界合妄輪迴，罔顛倒故，和合異成八萬四千迴互亂想；如是故有非有想相，

成想羯南流轉國土。彼蒲盧等，異質相成，其類充塞。

「由因世界合妄輪迴，罔顛倒故」：因為這世界妄想輪迴，有這一種虛妄顛倒的緣故。「和合異成八萬四千迴互亂想」：兩個不同的互相和合，成八萬四千種相互輪迴的亂想。這個八萬四千，是個總的數目；每一類眾生都說八萬四千，因為每一類眾生都是多得不得了，數不盡那麼多。

「如是故有非有想相，成想羯南流轉國土」：像這樣子，所以才有不是由想像而成的有想眾生，在每一個國土裏都流轉。它不是真的沒有思想，而是由想像所不及的，它沒有預先想是這樣子。

「彼蒲盧等」：好像這蒲盧等。蒲盧就是蜾蠃，這動物自己也沒有卵，就取桑蟲做牠的兒子。這個桑樹蟲子，又叫「螟蛉」。在中國的《詩經》上，有這麼幾句話，說：「螟蛉有子，蜾蠃孵之。」螟蛉生蟲卵的時候，那蜾蠃就去搶到牠的地方，用泥封上；牠就念一個咒說：「像我！像我！」說就像我這樣子。牠這麼念來念去，念到七天上，這個螟蛉的子——桑樹蟲子出來了，果然就變得和蜾蠃一個樣子了。中國有這個風氣，拿其他的人的兒子就做為自己的兒子，這叫「螟蛉子」；就表示本來不是我的兒子，那麼現在做我的兒子，也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的。怎麼叫「非有想」呢？因為這個桑樹蟲子，牠自己也沒有想到牠會變成一個蜾蠃。

「異質相成，其類充塞」：牠們本來不是一類的，但是桑蟲就可以變成蜾蠃的兒子，和牠是一樣的。這一類的眾生也充滿法界。

由因世界怨害輪迴，殺顛倒故，和合怪成八萬四千食父母想；如是故有非無想相無想羯南流轉國土。如土梟等附塊為兒，及破鏡鳥以毒樹果抱為其子，子成，父母皆遭其食；其類充塞。是名眾生十二種類。

這一類的眾生是第十二類，叫「非無想」；不是沒有想，它有想，可是非常不正常，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精神的不正常造成的。

「由因世界怨害輪迴，殺顛倒故」：就因為這個世界你怨害我，我怨害你；你殺我，我殺你；你怨恨我，我怨恨你；這種輪迴相成，而造成這個殺業顛倒的緣故。「和合怪成八萬四千食父母想」：所以這種的殺業互相和合，這種怨毒充滿，就成了一種怪現象；這種怪現象有八萬四千吃父親、母親肉的想法。「如是故有非無想相無想羯南流轉國土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就有不是沒有想沒有色相的這種思想不正常的眾生，在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子流轉。

「如土梟等附塊為兒」：好像土梟等類。土梟是一種鳥的名，在中國人叫牠貓頭鷹，又叫牠叫不孝鳥。怎麼叫不孝鳥呢？這種的鳥，它本來沒有什麼蛋的，牠就拖那一個土塊，牠就會拖出牠的子來。可是把這個兒子拖出來怎麼樣啊？這個小的土梟就把那個母親的肉給吃了，所以這種鳥叫「不孝鳥」。

「及破鏡鳥以毒樹果，抱為其子」：和破鏡鳥。這破鏡鳥恐怕是翻譯翻錯了！本來在中國的書上，有破鏡獸；這個獸，它形象和那虎狼一樣的，不過沒有虎狼那麼大。這種獸也不是牠自己生出來的；牠用那一種有毒的樹上果，也可以拖出牠的兒子，所以這是非無想。「子成，父母皆遭其食」：這兒子拖出來，也是把牠父親、母親就會吃了；所以這種破鏡獸又叫「不孝獸」。「其類充塞」：這是非無想的這一類，也充滿每一個地方。

是名眾生十二種類。

「是名眾生十二種類」：這個名字叫眾生十二種類，就是以前所說的十二類的眾生。